B
126
T286
1738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洛學編

睢陽湯文正公輯

洛學編

懷潤堂藏書

續洛學編序

曩聞孫徵君既輯理學宗傳則以北學編屬魏蓮陸先生而以洛學編屬湯公文正余監撫豫疆既得讀洛學編心嚮往之遂援釋菜國故之義祔於大梁書院既又商榷續祔自徵君文正二先生外復得耿逸

庵張仲誠張凊恪竇靜庵冉蟫庵諸先生
俱洛學編以後之遺獻也旣敬其人奚可
不臚其事余固弗及文正公之蒐採該博
𥿄別精審然竊有志焉弗能已也今夫洛
自出書以迄於今塤箎苻權輿槖籥繼
繼承承數千百年間天不變道亦不變緣

督爲經造車合轍後先相望厥義維均自
洛學編板於癸丑又六十六年矣此六十
六年中雖僅得七人抑亦未可云不聚也
七人之內沈濳高明指趣不必盡同各履
其實以要於一致淵源有自何多讓焉乃
贋之衣縫掖者或張口呫呫弗克寘辨並

且僭其里居爵謚噫亦太甚矣先哲之就
湮後學之寡識悠悠歲月遂熄薪傳是余
之大懼也敢弗承文正公之志而續其後
哉抑考徵君北學編序以遺海樵子七篇
而憂之若余之寡昧爲憂滋甚有能諗余
以所遺者則以似以續昭茲來許豈惟余

拜嘉亦學道者所深幸也
乾隆三年戊午秋七月博陵後學尹會一
題於大梁使院

癸丑冬湯子荆峴洛學編告成索老夫一言以弁其首余惟洛爲天地之中嵩高聳峙黃河亘延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秘而渾穆醇龐之氣人日由其中而不知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至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人知所趨舍學者於日用倫常

其道大明人咸知所會歸於日用倫常
道寓於人而學者於天至誠及夫子出
而渾淪疇範之使人日由其中而不知是
著演河出自河洛圖書天地乃數其緒
言以於其首[illegible]讀洛[illegible]天地之中[illegible][illegible]
發明於[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夫人

聖庸極必人事而下便有各其理天路經
是道本於天而繁乎於人蓋各有學所
以合天人之歸者先後之際所闢其節也
厥後繼作繼已猶作從繼學西源人中
於盛來與宇治己入樂己是有明而何
人昭各有事人今稼深實爭再藏淳求

至庸極易之事當下便有希聖達天路徑是道本於天而學寄於人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後之統所關甚鉅也厥後廢而復明絶而復續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各有傳人余移家夏峰每懷往哲帳

徵言之未泯憙絕學之當新湯子少負遠志壯歲即以病請孜孜以斯道爲已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學之興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即得表前賢以勵後進如射者之趨的必括於度舟子之涉海必操其舵所謂呼之使靈叩

年中以殺猶及藥其害民益矣以致闢邑
疸痼乃應後無皆罪始以蠱咒乃指於病
與龍在民虺因命其道在人來以官師業
并以來命吾其鄙曰通祖以曰痼治鄙以
始其撰吕以施韞教放以其道施門有十
毅信以未成嘛翳鄙以療其祀中之匹救

以便覽什數上下推尋立卷之回題回又

何有於洛與灑闊曲推篇及希爲能詣

而其畢於錄去一道演宜秦天上盡其中

道路以汗曲講見以篇全自不能誤之傳

回衍詩而譜三篇爲脈脉分及兩曲

不皆有與乎彼棄其諸麗以後敘辭酒調

之使覺千載上下南海北海心同理同又何有於洛與濂關閩耶葢學以希聖爲諸而其最初發志一直便向希天上至其中道路之迂曲識見之偏全自不能强之使同迄証所歸川流者以此敦化者以此自不得有異也我輩生諸賢之後教澤在望

蘋藻常修誠屬厚幸聾聵老生睹此編之
成不禁喜躍爰題數語以識湯子興學之
功云

康熙十有二年歲次癸丑季冬既望九十
叟孫奇逢拜題於夏峰山房

洛學編原序

癸丑冬湯子荆峴洛學編告成索老夫一言以弁其首余惟洛爲天地之中嵩高聳峙黄河亘延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秘而渾穆醇龐之氣入日由其中而不知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至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人知所趨舍學者於日用倫常至庸極易之事當下便有希聖達天路徑是道本於天而學寄於人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後之統所關甚鉅也厥後廢而復明絶而復續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輿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各有

之盛宋興中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人都各有
闡其蘊也厥後廢而復明絕而復續學問淵源天中
於人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後之統所
之事當下便有希聖達天路徑是道本於天而學宗
斯道大明人知所趨舍學者於日用倫常至庸極易
而不知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至程氏兩夫子出
圖書天地已洩其秘而運醖醇醨之氣人日由其中
首余惟洛爲天地之中嵩高聳峙黃河亘延自河洛
癸丑冬溫子荊與洛學編告成索老夫一言以弁其
洛學編原序

傳人余毅家夏峰有獲往哲張微言之未泯喜絕學
之當新得于心負遠志進藏即以滿諸孜孜以斯道
為已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將學之
興諸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未之即得表前賢以勵
後進如射者之鵠的必括於度用乎之準必擬其人
能所謂呼之使靈叩之使覺千載上下南海北海心
同理同又何有於洛與濂關閩耶蓋學以希聖為詣
而其最初發志一直便向希天上至其中道路之迂
曲識見之偏全自不能強人使同近所謂川流者
以此教化者以此自不得有異也故謹生讀賢之人從

傳人余移家夏峰每懷往哲悵微言之未泯喜絕學
之當新湯子少負遠志壯歲即以病請孜孜以斯道
爲己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學之
興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即得表前賢以勵
後進如射者之趨的必括於度舟子之涉海必操其
舵所謂呼之使靈叩之使覺千載上下南海北海心
同理同又何有於洛與濂關閩耶蓋學以希聖爲詣
而其最初發志一直便向希天上至其中道路之迂
曲識見之偏全自不能强之使同迄証所歸川流者
以此敦化者以此自不得有異也我輩生諸賢之後

教澤在望蘋藻常修誠屬厚幸聾瞶老生睹此編之成不禁喜躍爰題數語以識湯子興學之功云康熙十有二年歲次癸丑季冬既望九十叟孫奇逢拜題於夏峰山房

凡例

一關學編首列聖門諸賢按七十二子中宋衛陳蔡約得十有六人因系統聖門不敢以方域論故前編斷自兩漢正編斷自程子

一漢初經師多出齊魯修明周禮惟有緱氏至戴聖删定禮經王弼注疏大易俱有功聖學一以治行不檢一以祖尚老莊並罷從祀故不敢與緱氏諸賢同列前編

一橫渠世家大梁父知涪州卒於官諸孤皆幼遂僑寓郿縣則橫渠實中州產也藍田呂氏原籍汲郡

寓部濂則橫渠實中州產也藍田呂氏原籍汲郡

一 橫渠世家大梁父卒涪州宰令宜請取昔幼遂僑

賢同列前編

不檢一以通尚老莊述羅從祀故不敢與濂氏諸

刪定禮經王弼注疏大易俱有功聖學一以治行

一 漢初經師多出齊魯惟明周禮惟有濂氏王肅聖

編斷自兩漢正統關自程子

紛得十有六人因系統聖門不敢以方域論故前

一 闡學編首列聖門諸賢凡七十二子中宋儒陳茨

凡例

一事實俱本原傳聞取門人紀述不敢妄加增刪遷
一不能備載以自有史傳可備採覽也
義凜烈不敢泯人即編中諸儒有功續緒重者亦
一此編原為論學而作非同史傳故雖勳業烜著諸
焉非敢附名賢以自增重也
洛實中州明儒之宗故詳列其傳使學者有所考
一薛文清公本貫河東發解中州平生師友半在河
洛故入
西原籍偃師生長亳州亦猶藍田呂氏也舉不
因入列關學但不敢附入河洛正學收薛西原者

因久列關學俱不敢附入河洛正學收薛西原考西原原籍偃師生長亳州亦猶藍田呂氏也槩不敢泛入

一薛文清公本貫河東發解中州平生師友半在河洛實中州明儒之宗故詳列其傳使學者有所考焉非敢扳附名賢以自增重也

一此編原爲論學而作非同史傳故雖勲業烜著節義凛烈不敢泛入即編中諸儒有功績蘩重者亦不能備載以自有史傳可備採覽也

一事實俱本原傳間取門人紀述不敢妄加增刪懼

失實也

一平日聞見寡陋又屛居荒野典籍闕略搜羅未廣有生平仰止最切而全傳未得止採通誌數言殊覺寥寥至語錄文集兵火之後訪求爲艱有家藏善本倘肯惠教總成全書亦善與人同之意也

一昭代崇重理學名儒輩出中州嗣續濂洛定不乏人因時日尙近著述多未行世俟事久論定另有編輯

洛學編目次

前編

漢

杜緱氏先生子春

鍾次文先生興

鄭仲師先生衆

服子愼先生虔

唐

韓昌黎先生愈

宋

穆伯長先生修

正編

宋

程明道先生顥

程伊川先生頤

邵康節先生雍

呂原明先生希哲　附呂居仁

尹彥明先生焞

謝顯道先生良佐

張思叔先生繹

劉質夫先生絢
李端伯先生籲　附孟敦夫厚
朱公掞先生光庭
邵子文先生伯溫
程可久先生迥
元
許魯齋先生衡
姚公茂先生樞　附姚牧菴燧
明
薛敬軒先生瑄

曹月川先生端
閻子與先生禹錫附同邑白堯佐良輔喬廷儀縉
王凝齋先生鴻儒
許函谷先生誥
何栢齋先生瑭
崔後渠先生銑
王浚川先生廷相
王蒼谷先生尚絅
尤西川先生時熙附門人李子仁士元謝仲川江陳道徵麟董叔化堯封
魯惿菴先生邦彥

孟雲浦先生化鯉
呂新吾先生坤
楊晉菴先生東明　附楊遊復淵
徐涵齋先生養相
王愯所先生以悟
張洗心先生信民
賀景瞻先生仲軾
呂豫石先生維祺
劉湛六先生理順
王獲嘉先生慕祥

王穫嘉先生慕祥
劉湛六先生理順
呂豫石先生維祺
賀景瞻先生仲軾
張洗心先生信民
王惺所先生以悟
徐酒齋先生養相
楊晉菴先生東明　附楊逵復淵
呂新吾先生坤
孟雲浦先生化鯉

洛學編目次

續編

大清

孫夏峰先生奇逢
湯潛菴先生斌
耿逸菴先生介
張仲誠先生沐
張敬菴先生伯行
竇靜菴先生克勤
冉蟫菴先生覲祖

洛學編目次

續編

大清

孫夏峰先生奇逢

湯潛菴先生斌

耿逸菴先生介

張仲誠先生沐

張敬菴先生伯行

竇靜菴先生克勤

冉蟫菴先生覲祖

洛學編目次

續編

大儒

孫夏峯先生 奇逢

湯潛菴先生 斌

耿逸菴先生 介

張仲誠先生 沐

張敬菴先生 伯行

竇靜菴先生 克勤

冉蟫菴先生 覲祖

洛學編卷之一

睢州湯斌潛菴輯　曾孫　定祥重刊

前編

漢

杜緱氏先生

杜先生子春河南緱氏人治周禮漢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時賈逵鄭衆往受其業二子爲發明其說者周禮解後衛次仲賈景伯馬融鄭玄亦作周禮訓詁皆祖子春云

鍾次文先生

洛學編卷之一

睢州湯斌潛菴輯　曾孫　定祥重較刊

前編

漢

杜緱氏先生

杜先生子春河南緱氏人治周禮漢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時賈逵鄭衆往受其業二子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衛次仲賈景伯馬融鄭玄亦作周禮訓詁皆祖子春云

鍾汝文先生

洛學編卷之一

睢州湯斌潛菴輯　曾孫　沇　重校刊

前編

漢

杜緱氏先生

杜先生子春河南緱氏人治周禮漢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讀時賈逵鄭衆往受其業二子為發明其說著周禮解故衛次仲賈景伯馬融鄭玄亦作周禮訓詁皆祖子春云

鍾汝文先生

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

鄭先生衆字仲師梁人也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

鄭仲師先生

辭不受爵卒于官

侯非大功明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

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

重復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

言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

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

鍾先生興字次文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

鍾先生興字次文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重復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于官

鄭仲師先生

鄭先生衆字仲師梁人也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

世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永平中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邊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往衆至逼令衆拜衆不爲屈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乃止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遣使報之衆上

疏諫不從復遣衆衆不得已既行在道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遣還繫廷尉會赦免後帝見北使來者得衆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拜中郎將遷武威太守左馮翊建初六年爲大司農以清正稱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

服子愼先生

服先生虔字子愼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若干卷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漢靈帝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客行病卒

唐

韓昌黎先生

先生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先生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

唐

韓昌黎先生

先生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先生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適

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
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
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
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
宰相議不合先生亦奏言淮西連年四向侵掠得不
償費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
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
喜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
西奏為行軍司馬先生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
力元濟平還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

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先生亦奏言淮西連年四向侵掠得不償費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爲行軍司馬先生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

禁中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灼體膚委珍貝騰沓
係路先生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
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
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以
表謝帝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
天子事佛乃年促耳攺袁州刺史初先生至潮問民
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爲民害爲文祝之其夕暴風
震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
患袁人以男女爲隷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先生悉計
庸得贖所沒者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

隷召拜國子祭酒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先生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令度事從宜無必入先生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先生大聲曰天子以公爲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前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先生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

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先生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旄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先生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凑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凑何所爲先生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亦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先生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凑不追先生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曰人所以畏鬼

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先生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先生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經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誘勵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常以爲自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

不復振起矣故所爲文務返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新唐書贊曰唐興承五代王政不綱文弊質窮𩐈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眞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况楊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

不復振起矣故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新唐書贊曰唐興承五代王政不綱文弊質窮䵻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捂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

先生名修字伯長汶南人師陳摶傳其易學圖書象

穆伯長先生

宋

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正乃與齊而力倡之所以過況韓爲不逮矣自愈沒

壘去孔千大二百年愈排二家乃未千餘歲殘毀

矣絡而復會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子推韓

正議明爲道神愈猶冒然引聖賢四海之敵離業詰

矣自晉迄隋若佛續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

謙拜難血孤篇排論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

謀排艱恤孤矯拂婾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子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宋

穆伯長先生

先生名修字伯長汝南人師陳摶傳其易學圖書象

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先生得之後以授李之才之才授康節邵先生而易學遂大著宋初學者方從事聲律習爲駢儷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先生獨倡爲古文河南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遂以古文經學名天下其後歐陽蘇曾相繼文章上接兩漢者由先生倡之也性嚴少合有題其詩于禁中壁間者眞宗見之深加賞歎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丁謂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先生與謂有布衣舊謂赴虁漕先生猶未仕相遇漢上謂意先生當

先致禮竟不一揖而去故謂銜之登進士第爲潁州文學叅軍故當時稱曰穆叅軍云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栁集丐于所親得金鏤板印數百帙攜入京師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先生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遺遂終年不售而世亦以此知習韓栁文云

洛學編卷之二

睢州湯斌潛菴輯　曾孫　定祥　重較刊

正編

宋

程明道先生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高祖羽太子少師父珦大中大夫先生生而神氣秀爽叔祖母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未能言以手指示隨所往果得之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强記過人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弟伊

川以大中公命從周元公受學慨然有求道之志遂厭科舉之業已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二十六舉進士調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疑獄如神令大奇之有稅官貪怙膂力自詭能殺人監司州將未敢發聞先生至輒宣言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于此食君之祿詎忍為盜苟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然私償所盜卒以善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守令莫敢禁

止先生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
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
是不復有光再調上元主簿上元田稅不均先生爲
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攝邑事訴訟日不下
數百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頼
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
之府府禀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
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
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
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

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曰
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
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顥非
至夜不敢釋也一時相視無敢除者茅山龍池有龍
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塗中使奏
一龍飛空而去人遂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
之始至見人持竿粘飛鳥取其竿折之敎使勿爲自
是邑民不敢畜禽鳥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
傷云某常媿此四字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
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

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僞無所容凡孤煢
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
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
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
俗始不知爲學先生擇弟子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
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
無强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
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
之果然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敢著作佐

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上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時王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上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與做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凡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于早而戒

于漸一日上縱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
爲急辭命非所先也所作章疏不飾辭辯惟開陳詳
說欲以誠意感悟上心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
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
也安石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
之間章數十上安石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
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必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嘗被
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
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
愧屈又曰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

參政若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安石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詈先生獨以至誠開納羣相疏入輒削藁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爲又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爲知言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

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既而除京西提刑改差鎮寧
軍節度判官爲守者嚴刻多忌始意先生甞任臺憲
必不盡力聀事而又慮其慢巳既而先生事之甚恭
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
從者相與甚歡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
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
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與之天方大寒
昉肆虐衆逃歸州官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
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納
諭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

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一夜馳至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衆皆感激自効數日而合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遂求監局便養監洛河竹木務用薦改太常丞神宗猶念之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王安

石不對有自洛入對者問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後以星變應詔論朝政益切還朝差知扶溝縣事會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司農視貸籍戶同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諸邑供帳競務華鮮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餘歲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吏

捕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與衰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有四文彦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序之曰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

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于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又言先生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懐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行已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爲學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

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
百代未明之惑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
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
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
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偏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
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
必入于此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
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
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
先生之門學者衆矣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

如羣飲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叙病世之學者捨近趨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至于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寛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于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

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得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謚純公從祀孔子廟庭

程伊川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年十四五與兄伯淳同受學于舂陵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述王道黜世俗之論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文大驚即延見

處以學職呂希哲與伊川鄰齋以師禮事焉既而四
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試嘗
以明道淑人爲己任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學不足者
願仕也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呂公著及西
京留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授西京國子監教授
再辭尋召赴闕除秘書省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
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
命爲崇政殿說書念上春秋富當豫養成德疏經筵
三事其一謂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宜選

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從容訪問不獨漸磨
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其二
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
之物淺俗之言接于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
伺上在宮中動息必使經筵官聞之得以隨事規諫
其三請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
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
辭故事暑月輟講又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
乞令講官朝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
上德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先生每進講必宿齋

頒戒冀感動上心而講讀官以祿薄例得兼他職差判登聞鼓院先生曰古人以蒲蘆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于職事紛紜于訴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之不已淺乎辭不受所論說常於文義外反覆推明務歸于啓沃帝在宮中行漱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一日所講書有帝藩邸嫌名中官以黃覆之講畢進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

驕心生爾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慕思彌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即吉因事用樂而已矣今特設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諸以德禮匡輔類如此先生謂司馬公經筵中得范淳夫爲善也公曰淳夫今修史進用有階矣先生曰非謂然也頤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開陳是非悟主心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先生入侍容色甚莊或問曰君之

嚴視潞公之恭執善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勸講不敢不自重也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覘知之俾戶曹特給郊廟霈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而後受命顧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彥博嘗與呂公著范純仁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

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
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
是大臣多不悅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名世好狎
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於是黨論起
差管西京國子監以丁大中公憂去官服除除直秘
閣仍判西京國子監辭監察御史董敦逸糾其疏有
怨望輕躁語罷奉祠紹聖中黨禍作放歸田㝷編管
涪州謝良佐曰聞此乃族子與門人邢恕爲之耳先
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赴涪渡江
中流船幾覆舟中人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

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徑去不顧在涪注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鬚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元符末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欲引疾既而就職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被大恩不如是何以承德意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耳崇寧中言者論其因奸黨論薦得官雖嘗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毀朝政有旨追毀出身文字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

是先生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於今日用先生氣已微張目曰道要用便不是言訖而逝嘗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年七十二年校其筋力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嘿然曰吾以忘生狥慾爲深恥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先生天性端嚴學

造純懿自知自信中立不倚始甚愛表記中君子莊
敬日强安肆日偷之語守爲學要其修身行法莊重
有體肅如也蓋明道德性寛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
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則異故明道嘗爲
條例司官不以爲浼伊川爲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
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乃于西監一狀校計
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
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
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胡安國
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

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何如曰却不得此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此曰爲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昔鮮于侁曾問顔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曰尋常道顔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説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顔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游酢楊時來見一日伊川瞑坐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伊川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晩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

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後日事矣

邵康節先生

先生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祖德新遷衛漳父古徙共城後徙洛爲洛人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名于當世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李之才挺之攝共城令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

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先生盡受其學嚴事之即旅宿飯必禰坐必拜也彌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道既通慨然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結廬洛上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浩然樂也名其居曰安樂窩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明坦易不事表暴不修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燕笑

終日不取甚異于人也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病畏寒暑當大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仲春秋乘小車行遊洛城中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屣迎致雖兒童僕隸亦歡愛尊奉以爲我家先生來也或留三五宿或至經月忘返與人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諭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才者多矣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皆以元老碩望至尊重在洛見先生尊禮之與倡和游居程純公每見之退輒太息以爲內

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從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間與深知論天下事雖究心世務者不及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兄事之而純德篤行其爲鄉里所嚮慕鄉人至相與語曰毋爲不善毋使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其畏慕如此會新法行監司承風旨爲嚴切吏州縣者苦操切不可爲爭欲投劾去先生勉之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時州府以更法故家食貧至經月無酒不能餉客爲薄粥代之好事者時載酒以濟其乏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不復能爲從事

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光曰死生亦常事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者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寛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人傳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

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
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
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
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戸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
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
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
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謚於朝常博歐陽棐
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
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
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眞故求之至于四方萬里

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淳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温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呂原明先生

先生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先生然教之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

坐也焦千之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千之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方略降顏色時先生方十餘歲卽從之遊故德器成就大異衆人既又從胡安定於太學後遍從孫復石介李覯遊始與伊川俱事胡安定先生少伊川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橫渠皆與先生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先生亦未嘗專主一說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簡徑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說以知言爲先自得

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虛言不爲異行以恩補官元祐
中除兵部員外郎充崇政殿說書日夕勸導人主以
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本紹聖初出知太平
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初復官知單州召爲光祿少
卿直秘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奉祠晚居宿
州眞楊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處之
晏如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
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
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嘗云
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仲父舜徒守官會稽人

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愼乃所以求知也又云後生初學自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又云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政和中卒年七十八子好問資政殿學士孫本中字

居仁少從楊時游酢尹焞遊紹興初特賜進士累官
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謚文清所著有春秋
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各若干卷行於世孫祖謙祖
儉南渡後寓居婺州世有中原文獻之傳

尹彥明先生

先生名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少孤事母陳
氏至孝爲舉子時教授蘇昞一見奇之謂曰子以狀
元及第耶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耶先生
疑之一日昞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先生
有省遂往見伊川受學伊川告以敬問敬曰主一之

請問主一曰無適之謂自是服膺終身紹聖初年十九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籍先生嘆曰吾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某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汝有母在未容廢祿仕也先生歸白其母母曰吾但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先生喜出告伊川伊川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復應舉四方學者及伊川門必令先詣彥明開誘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沒先生授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洛人士以事伊川者事之大觀中諫官范致虛言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錮勿用

先生深自韜隱而聲聞益盛靖康初种師道以德行可備勸講薦召至京師梅執禮呂好問邵溥胡安國合奏乞特擢用先生度時不可爲力謝病歸賜號和靖處士次年金人陷洛家盡覆先生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建炎四年劉豫畀辭厚禮聘之不從以兵恐之先生夜爲赴水自沉者得亡去徒步奔蜀至閬止於涪曰先師之所嘗讀易也闢三畏齋以居人罕識其面紹興五年侍講范冲舉以自代召赴行在再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張浚力請召至七年授崇政殿說書勑有司敦遣乃就道會諫官陳公

輔詆程學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没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焞厠經筵所敷繹不過其師說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臣言焞拒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詔趣行既至召見曰朕思卿久矣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退而喜曰聖主也道幾有行乎乃就職每進講前夕必齋沐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次日乃入侍講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敢不敬乎又曰人君其尊如天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福不入則反是安敢不盡誠敬八年除秘書少監頃之乞歸

田里不允上諭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焞學問淵源
足爲後進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領袖亦是朝廷氣
象冬時講筵初開講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先生曰此
安而有之上語中書舍人呂本中曰此尹焞受用處
朱震疾亟薦先生自代趙鼎亦推先生可以繼震九
年除先生左通直權禮部侍郎是時秦檜力主和議
先生在病中上疏力諫以爲不可又以書切責檜檜
大怒先生力辭乞歸得觀祠而去次年乞老寓會稽
十二年卒方赴召時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曰能行所
學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高宗嘗稱曰觀尹焞所

行盡一部論語可謂知焞矣疾革督門人問學曰有疑便問病亦何妨其純至如此所著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行世年七十二

謝顯道先生

謝先生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習舉業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良佐往扶溝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謂之曰賢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曰且靜坐良佐質小魯然誠篤每理會事未深徹其顙有泚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

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良佐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明道曰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於是良佐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語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明道許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後來業伊川所伊川問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有是理賢發得太早在於是良佐孜孜於省克甚力作簿自

記日用言動禮與非禮以自繩嘗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與伊川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佐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試於太學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耳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以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于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

此心而後可語也艮佐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艮佐語之曰游子嘗問某一切外物能放置得下否某對之曰實嘗從此上措功來安國問何也曰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剪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建中間召對除書局忤旨去監京西竹木塲坐飛語詔獄褫官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

面下工夫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
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
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閑心力
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又言舊多恐懼常於危
階上習之得善筆愛之欲書令壞乃已伊川自涪歸
見學者多從佛學惟良佐與楊中立不變曰惟謝楊
二君長進晩益平質或問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問
矜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病也太學博士朱震請教
良佐曰待與賢說一部論語震私念今日晷廹暮何
從得欵侍說論語乎已飲之酒數行起居游語如常

已忽掀髯曰聽說論語舉子見齊衰師冕見二章曰
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一以貫之由灑掃應對進退
即上達天德一部論語盡於此此或問良佐色慾想絕
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年又問於勢利
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
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
合要用並無健羨心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世
謚文肅

張思叔先生

先生名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

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傳呼道路先生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先生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能文入縣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已官洛中先生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歸自涪陵先生年三十始從之學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謂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後窮理造微伊川甚許之妻以族女學者從之漸

衆尹焞嘗謂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以爲然伊川嘗言晩得二士又言張繹俊尹焞魯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先生長於爲文又善辨事伊川沒一年先生亦沒和靖祕召嘗曰思叔若到今日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嘗記伊川言行一編名曰師說

劉質夫先生

先生名絢字質夫河南人髫齓卽事兩程先生受學明道語人曰他人敏則敏矣然未易保也斯人之志

吾無疑焉以祖蔭爲壽安主簿遷潞之長子令邑俗故淳古而先生又誠心愛利丁母憂父老數千人遮道留久之乃得去富鄭公歎以爲古縣令也元祐初以侍講韓維薦授京兆府教授侍御史王巖叟正言朱光庭言春秋學廢已久絢治春秋深通試太學博士先生明粹温恭孝弟樂善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旣病謂李端伯曰吾病每貼眷但正心端坐氣卽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治春秋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歿尚以例類質與士大夫啓手足自盥靧安然而逝先生在

程門與人但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程學之與先生及端伯有力焉伊川曰質夫沛然又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謝上蔡云向見程先生言春秋須廣見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意旨最多

李端伯先生

先生名籲字端伯洛陽人才識穎悟舉進士元祐中爲秘書郎閎肆開發伊川謂其才器可大受與劉質夫相繼卒伊川哭之哀悲傳學之難焉又云明道語錄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

廢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朱子曰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時洛陽有孟厚字敦夫從伊川學獨處一室糞穢不治伊川曰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一日伊川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厚所願見如思叔莫不必見否和靖曰只不必見思叔之心便是不必見焞之心也後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邵溥送焉

朱公掞先生

先生名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萬年簿是時純公主鄠縣簿關中舉以並稱元祐初以温公薦入爲左正言入對首辨大臣忠邪繼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輔聖德諸進退大臣損益政事論奏無虛日宣仁甚咨納焉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黨論作補外數月復召劉丞相摯罷政封麻還落職知亳州有惠政人尸祝之改潞州鄰境饑流民載路勞來安集日爲飲食之至不暇食遂病卒先生少受學於胡安定已從孫復受春秋已又從二程先生於洛服行

所聞造次不怠見善如貢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惟恐及之後謁明道於潁昌退謂人曰光庭於春風中坐三月矣愈益渙然歸坐臥一室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隅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而中以思無邪無不敬二語榜之意以敬一天人貫上下也父喪廬墓側三年事諸父盡道御諸弟友家人惇睦無間言爲人方正望之可畏而卽之謙恭虛已常若不足也常謂釋氏爲世教大患高明之士既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又纏縛于因果故力排異端以扶聖教家素裕自奉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厭

其沒也正公祭之文以爲篤學力行至于沒齒不渝
蒞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可質神明貫金石雖
尚論古人難其比也其信許如此

邵伯温先生

先生名伯温字子文康節之子入聞父教出與司馬
君實呂晦叔二程子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習世務以
薦授大名府教授調長子尉初蔡確罷相邢恕自河
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詣闕恕召之先生謂
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
諾之先生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貽異

日悔康竟徃恕果勸康作書詬確有定策功爲他日保家計康遂作書如恕指葢以康爲光子得其言世必見信旣而梁燾以諫議召恕遂力言確有定策功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康始悔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欲用先生不徃會當赴吏部銓明道謂曰吾危子之行也先生曰豈不欲見先公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子文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可忘矣惇方興黨獄故以此諷之惇慊然出監永興錢

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辭訪之者先生見范祖禹
于咸平見范純仁于潁昌或為之恐不顧也徽宗即
位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分君子小人戒勞民
用兵語極懇至除知泉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
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
窺劍門先生與蜀帥盧法原合謀防守賊竟不能入
蜀人德之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常語子文
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子文載家使蜀故
免於難先生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
國體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

以宰相待之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欲薄其罪言旣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梁燾劉安世王巖叟忠直有餘然疾惡巳甚卒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先生游及相始贈秘閣修撰嘗表其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建言廢崇寧世以此三言盡先生出處云所著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辯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

程沙隨先生

先生名逈字可久寧陵人避靖康亂南徙餘姚登進

士歷知進賢上饒數縣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民之
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橫斂害民鬼神其無知乎故政
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譬訟一
語解去猾吏姦民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
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爲之陳說詩書疑義
隱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上官
所未悉者必再抗辨不爲苟止所著有古易考春秋
傳文史評經史說等書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先
生子絢曰敬維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
開悟後人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一試而奄棄盛

時此志士所爲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也絢巴陵尉能理寃獄孫仲熊亦有名

洛學編卷之三

睢州湯斌潛菴輯　曾孫　定祥重較刊

正編

元

許魯齋先生

先生名衡字平仲號魯齋懷之河內人也父通避地河南已已生先生于新鄭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即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頴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稍

長嗜學如饑渴値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尚書疏義避難岨崍得王輔嗣易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喝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先生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自是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旣而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易傳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益大有得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序矣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

學入從事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
力行以其身先之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
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及樞被徵獨處蘇門
遂慨然以明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
于天下茍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任也凡喪
祭嫁娶必徵于禮以倡其鄉人從學者寖盛家貧躬
耕粟熟則食不熟雜糠覈菜茹食之處之太然歌誦
之聲傳戶外如出金石有餘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
貧者人有所遺一毫不義弗受也居姚樞雪齋庭有
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家人化之如

此甲寅元世祖出王秦中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釋兵火欲學無師聞先生來莫不喜於是郡縣皆建學世祖卽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先生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奏以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實不使數侍上也先生曰禮師傅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今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五辭改命爲國子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復召至京師命議中書省事先生上疏論立國規模用人立法爲君難教養信法令五事帝嘉納之四年歸懷五年復召還六年命

與姚樞等定朝議又與劉秉忠定官制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爲圖上之帝甚悅時阿合馬專政以子忽辛有僉樞密院先生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除中書左丞固辭不許因謝病帝召其子師可入謝旨且命舉自代者先生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先生請罷益力乃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先生謂蒙古生質朴未

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善士中涵養數年將來必能爲
國家用請徵弟子耶律有尚姚燧王梓劉安中等爲
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先生待之如成人愛若子
弟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
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
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其教人也因其所明開其
所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稍暇即習禮或習書
算少者則令習揖讓應對進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
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或未甚領
解則引証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曰敬敷五教在

寛令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寛蓋人之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强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略其所短漸摩成就故其教諄懇至而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改月化雖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先生自詣學不問家事賓客皆謝絶曰學中若應接人事業必妨外人怨謗是已事諸生學業上命也故業專而教成十年以權臣屢毀漢法乞罷還懷十五年詔王恂及郭守敬等定新曆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

理宜得衡領之命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先生以參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圭表其法視古較密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教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十七年曆成名授時曆頒之六月以疾乞還懷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總管以便養且使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身安則道行有時矣惟勉自愛先生旣歸絕人事居山中課耕自治誠切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十八年三月病革家人祠先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起奠

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遂卒年七十二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俱爲位而哭有數千里來祭弔者人服其教金科玉律聽其言雖武夫悍卒無不感悟也有未嘗及門但傳其緒論而折節力行卒爲名世丞相安童一見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王磐氣蓋一世少所許可獨曰先生神明也謚文正從祀孔子廟廷

姚文獻先生　附牧菴

先生名樞字公茂其先永平柳城人遷居洛陽幼力學志期甚高識者稱其有王佐之略元太宗時與楊惟中北覲太宗重之賜錦衣金符以行臺郎中從軍至德安得趙復與語異之挾與俱卧起時復闔門遇難不欲生伺先生寐熟亡去先生覺遽乘月馳馬走積屍間號之至水際復已被髪徒跣號泣欲自沉先生手挽之而歸委曲勸免從與俱北所謂江漢先生也是時洛閩學未行于北方獨金儒張文舉稍以程易教授未廣也至是復以所記憶程朱諸經傳詿手錄出之先生與楊惟中首受其學會先生與行臺長

不介棄官攜家蘇門誅茅爲室作家廟祀四世堂龕
宣聖像以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配讀書其間竟日
危坐四書傳註及小學鏤版傳之四方以化民成俗
自任風日淸佳則鳴琴百泉之上邈世樂天若將終
身許平仲聞先生得伊洛之傳盡室來蘇門相依以
居世祖在潛邸以禮聘至敷陳治道數千言世祖竒
其才使授太子經二年以爲太子太師不拜改大司
農四年拜中書左丞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三年
拜承旨後二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從子燧字端甫
生三歲而孤育于伯父公茂年十三見許平仲於蘇

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為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于平仲平仲曰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平仲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端甫自太原驛致館下元貞初為翰林直學士修世祖實錄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端甫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為太子賓客未幾除承

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樞嘗除
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授承旨知制誥得告歸再
召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端甫先在蘇門讀
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
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
圖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子凡例之後其學有得
于平仲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云

洛學編卷之四

睢州湯斌潛菴輯　曾孫　定祥重較刊

正編

明

薛敬軒先生

先生名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先生初生肌膚如水晶五內皆見家人欲不舉祖仲義聞啼聲曰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育之自幼讀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能詩賦時元儒魏希文范汝舟諸公以御史謫戍父延與講學皆結爲小友不敢以

師自居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矣既壯讀宋四子書歎
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精
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不寐尋父司
教鄢陵故事庠無舉者謫教官戍父乃强先生應河
南鄉試遂舉永樂庚子河南第一明年辛丑登第學
士楊文貞欲延訓諸子先生固辭居父喪服闋會宣
廟思振風紀擢雲南道監察御史時相三楊欲識其
面令人要之先生辭云職在糾劾不敢見也一日於
朝班中識之曰薛君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尋監
湖廣銀塲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

潛思有得即秉燭疾書深探密指或通宵忘寢正統
改元初設提學憲臣郭璡薦授僉事山東先生欣然
就之曰此吾事也首明理學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
示諸生俾先力行而後文藝諄切誨誘隨其才器成
就之諸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專政
思引一正人以鎭衆議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
者皆薦先生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諸生泣送數百
里爲位而尸之尋轉左三楊以用先生出振意欲先
生一見振不往再使語之又不往振先遣餽則又却
之一日振問薛卿安在三楊爲遜謝以李賢故及門

令道意先生正色曰原德亦爲是言乎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振聞慚甚一日振會議東閣諸卿皆拜先生獨立振知其爲先生也連揖之中實卿焉會御史臺有寃獄振從子山實主之先生爲辨其寃三覆三反臺臣王文諂事振又曲庇御史奏先生出入人罪振又嗾言官劾先生受賄故庇死獄請廷鞫先生呼文字曰若爲御史長當引避文怒奏强囚不服問理振曰是固當死竟坐辟繫獄待决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日玩誦不輟冬月臨刑門人皆奔走哭先生神色自若曰吾道

固然兵部侍郎王偉申救之子淳等三人願代父死
振有老僕是日伏廚下哭振問故對曰聞今日薛夫
子將刑故也振意少解旣而三覆奏得宥戍邊尋放
歸田通政李錫嘆曰眞鐵漢也先生家居六年日杜
門學道弟子從者甚衆造詣益邃正統乙巳以言官
程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乞致仕學士江淵
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守備中官與安袁誠
時無抗禮者先生至安曰此與王振作對者何可屈
耶午節餽扇先生曰此朝廷禮不敢受蘇松饑民貸
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廬竄海中王文卽訊坐謀叛論

死連數百家先生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倔强猶昔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先生獨不往以此重其爲人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先生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誠君子之儒宜召供舘閣親勸講不報壬申秋召爲大理寺卿復乞致仕不允裕陵復位用楊善薦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内閣李賢迎賀曰先生道其行乎先生憮然曰某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殆其難哉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凝立不入上遽易法服召乃入語及平日誠意正心之

學剴切動上意左右太息曰此正薛夫子也于謙王
文坐極刑先生言陛下復辟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
之道二臣罪聞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一等時有
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謀凡事取必
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道也尋令主會試
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
事竣轉左侍郎上留心致治日召見會議遣徵獅於
西番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徐有貞李賢等皆
落職乃嘆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引疾乞致
仕石亨來視疾曰即先生不留當爲請勑即家塾主

教事且以爲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令歸設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教以爲養何若不辭官耶亨嘆息而去得命即發在閣五閱月耳身至直沽遇風雨乏糧日中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愠見先生宴然曰身困道亨庸何傷居家八年南陽當國每以書候終不答或問之曰昔温公居洛未嘗答政府書固退居之道也終日儼然隨其所寓圖書籤規常在左右接人無大小貴賤以誠教人有序其言平易簡切不事穿鑿歸于精微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自悟者常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

此心惟覺性道天爲學專務體驗躬行不務論說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惓惓以復性爲教居敬爲功所著讀書錄河洛集行於世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忽遘疾衣冠危坐而逝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弘治九年科臣楊廉言讀書錄粹然一出于正請刊置太學并賜祠額曰正學隆慶五年辛未從祀孔廟

曹月川先生

先生名端字正夫澠池人天資穎異讀書靜專坐下足兩磚處皆穿永樂戊子舉於鄉事父母最孝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諭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爲霍州學正十餘年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士子皆服從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

生必請端呈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
願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
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
如此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
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等書宣
德九年卒後謚靖修薛文清贊曰質純氣清理明心
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
子光輝日新陳建曰曹月川學行在吳康齋之右楊
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薄其為校官耶
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月川為本朝理學之冠又舉

從祀孔子廟庭

閻子與先生　附同邑白堯佐良輔喬廷儀縉

先生名禹錫字子與洛陽人負氣自許不肯脂韋世俗亦不事邊幅與物無忤童時穎敏讀書日記萬言長博極羣書性至孝九歲喪父哀毀過人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授昌黎訓導丙寅以母喪徒步歸廬于墓終制有强暴見化白蟻出集之應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旣而聞河汾薛文淸公講明濂洛關閩學遂謝舉業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以考功員外郞紀振薦爲開州訓導遂以其所得爲教四方從

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民無少長皆化之曰無爲閻先生所刺也稍涉不義郎相誡曰毋令閻先生知之一時洛人至比之司馬端明云天順丁丑李文達王忠肅姚文敏相繼論薦爲國子學正壽陞監丞諸生事干謁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賈怨癸未謫嶽州府經歷諸生詣闕奏留者至再甲申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由禮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擁貂蟬握虎符號稱儒將者亦多出其門四典文衡尤號得人久之聲望愈隆超拜御史提督畿內學校勵名節敦士風抑

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說通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人士皆粗知性理又疏陳塲屋數十弊皆賜施行世方仰其有爲無何無疾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怙恃宦遊三十年囊無餘貲死之日環堵蕭然門生屬吏賻而殯之著述甚富有自信集晦菴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錄河汾詩文司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注武學詞範行于世時同邑有白先生名良輔字堯佐初請業薛文清公不許良輔乃束修爲贄跽其門至日昃而色愈恭文清以其誠置弟子列居歲餘受其業而歸登景泰辛未

進士拜監察御史按秦晉俱有名歷官太僕卿所著
有太極解律呂新書釋義中庸膚見行於世喬先生
名縉字廷儀少穎敏師事薛文清成化壬辰舉進士
授兵部主事累遷部中出補四川參議時馬湖府知
府安鰲殺叙南衛千戸曹助獄久不具御史檄先生
鞫治一訊即服未幾苗蠻叛王師出討敕先生督餉
苗蠻平上賜文綺寶鈔以旌之仍晉階二品弘治初
致仕卒所著有性理辨惑諸書行世

王凝齋先生

先生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

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先生佐書
府中知府段堅見先生書顧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
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卽留
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
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生文章經世者非直舉業也未
幾鄉薦第一成化丁未成進士筮仕南京戸部出納
倉庾榷舟督稅皆有條式聲績遂著弘治九年陞僉
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如故在晉九載教
人以涵養爲本文藝爲末正已率人簡約條束生徒
請益因材開發竟日不倦教之不率至再三益懇惻

得改悟輒喜士以故益信嚮孝宗勵治思賢嘗召見
劉大夏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
夏曰誠如聖諭正德改元乞致仕賜告四年家拜國
子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家拜南京戶部侍郎十
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
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
完有才名顧與宸濠通先生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
公賢可師法感動完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南戶
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先生出督餉留都至
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康

陵南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諡文莊先生博聞多識學有體要宏裕奧衍交發互溢尤明國家故事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皆有按據至論時務要决成敗可否通窒援証今古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和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所著有凝齋集若干卷

許函谷先生

先生名誥字廷綸靈寶人襄毅公仲子十歲善屬文弘治乙卯與弟讃同舉於鄉已未成進士授戶科給事奉命清理延綏倉塲有苗中官者督三邊貪縱罔

法誥具狀劾之直聲遂著正德初以舊德遺老起襄
毅公爲大司馬大臣子弟例不居言路改翰林院檢
討逆瑾欲納交先生痛絕之瑾怒矯詔黜襄毅公籍
罰邊儲三百石先生謫廣西全州判官歷險冒瘴與
魑魅伍終無戚容會奔襄毅公喪服除即絶意仕宦
遂覽潛修受徒講道若將終身久之當路交薦稱其
探賾研微見道淵邃可備顧問時有詔凡守正不阿
爲逆瑾所斥者皆錄之起尚寶丞復以病請告里居
十餘年嘉靖改元復起南京通政司參議時講學者
北稱函谷南稱陽明先生入南都人士咸就席問難

輔臣薦宜充經帷改侍講學士爲經筵講官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辨諸儒以袪道惑四曰屛雜說以防道害進講剴切古昔興衰治忽之際如指諸掌帝皆虚懷聽納益加眷注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獎風節抑華兢以經世爲士筌尊德爲學軌人士翕然化之太學生有遐方旅櫬者幾三十人先生購地葬之復賜給衣食不給者數十人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及劾勳戚習禮不律者一時成均肅然先是文華殿左室列三教師像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先生以所著

道統書上之帝悅卽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師八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諸九人瞻拜主前面諭之曰朕奉先聖先師於此庶起敬慕以遂志於學卿等其罔朕棄先生衍喜怒哀樂章入講帝謂諸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之情所言良是尋擢吏部右侍郎時天下入計先生門戶清肅人無敢私謁者乃具奏以戒諸司帝從之復上疏乞休帝不允擢南戶部尚書倉塲經費多所裁省復上疏乞休帝以留都國計非諳不可不允會將入朝疾作卒年六十四先生天性孝友敦重人倫以身率世不數數於人其學本

諸實行達之世務嘗曰聖賢所傳心法六籍所遺訓典要在用世綏人耳苟無益於時文將奚爲所著有通鑑前篇圖書管見道統源流詩考易叅春秋易見中庸本義太極圖論性學篇等書諡莊敏贈太子太保學者稱爲函谷先生儀封王肅敏論曰函谷論太極曰氣理兼備不涉於無論性曰理氣渾全本無支離俱不可專以理言卓乎命世之見矣

孫鍾元先生曰莊敏公立朝風裁難進易退便是聖門家法至其所學以踐諸實行達之世務爲主尤爲緊切眞是有體有用余嘗論學有共解有獨

解言前人之言行前人之行衆聞而安之耳目不驚此共解也言前人之所未言行前人之所未行羣起而攻之翻駁成案此獨解也獨解非深造自得獨闢心靈未易言函谷與陽明並峙南北而陽明與紫陽異同公形氣性理之論亦不詭宋儒成說蓋學求自得總期不謬於聖人耳固不顧曲儒之訾議也

何栢齋先生 附門人周大經道婁子靖樞劉次山涇

先生名瑭字粹夫懷慶衛籍武陟人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謂爲癡兒七歲時入郡城見家有彌勒佛塑

像抗言請去之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勵聞許文正薛文淸一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寢食曰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志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辛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能勤愼職事士論重之劉瑾竊政一日贈川扇於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先生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跽謝先生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前對曰編修何瑭瑾大恚出即乞歸謂崔子鍾曰吾兩人不可易節子鍾曰某安義命久矣瑾誅擢修撰先生恒率恬淡勵志躬行

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舍塵穢恒積雖弊衣冠不
尚鮮明以進講經筵觸犯忌諱調開州同知修黃陵
岡堤岸成晉東昌府同知即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
學甚衆既遭父喪值武宗崩輟講授哀毀骨立嘉靖
改元擢山西提學副使不果起再擢提學浙江敦本
尚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寺少卿轉正卿與
湛甘泉郭杏東修明古太學法學者翕然宗之閣臣
薦先生可大用始入京相晤輒面數其十三愆衆爲
愕然改工戶禮三部侍郎乞致仕上已許之御史毛
鳳詔薦先生敦樸正大堪典邦禮改命在京調理及

再乞休遂陞南京右都御史尋致仕家居與關中呂涇野儀封王浚川靈寶許松皐諸人簡札往來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教人切近精實涇野以比之聖門由賜爲文浩瀚暢達陰陽律呂以及醫卜術數亦皆通究所著有儒學管見陰陽律呂管見醫學管見諸書學者稱栢齋先生素有足疾遭母喪袒跣至廢坐立二十二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一先生性潔氣剛涵養和粹雖世局變推而獨不受染臨事毅然不可奪難進易退有高世之節門人請梓文錄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

以來儒者之論方若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儀封張淵東曰聞諸先生有言明與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爲篤行醇儒然克守文清之典型者粹夫也閩中林對山曰當柏齋時以學名者皆務爲高論以爭相陵駕惟柏齋不言而躬行關中馬谿田曰公家居時東南學者入于達磨之門更相傳習柏齋力距而闢之合三說觀之先生之學可知矣門人周道婁樞劉涇俱懷慶人道字大經嘉靖丙辰進士擢御史巡按宣大時大同逆黨成擒人情洶沸道請戮元惡餘罔治軍民帖然駕南狩選科道四人扈從道與焉途次劾

大將軍等爲璫人所擠樞字子靖嘉靖乙酉領鄉薦會朝紳議禮不相下又議陽明之學且爲洛蜀黨樞著克伐怨欲論四章爲陸祭酒林司業稱賞授廣宗令劉巡撫籍民兵樞謂擾民上鄉兵議劉面從實心啣之適樊御史問安民去貪之畧樞應以所令勿反所好作去甚論刺之樊大恨以事褫職廣宗民肖像祀之涇字次山嘉靖丁未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歷知鳳翔登州兩郡官至副使嘗刻柏齋集能倡明師說

崔後渠先生

先生名銑字子鍾一字仲鳧河南安陽人父陞四川參政歷官廉慎有古循吏風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爲之語曰崔參曲僉屹如雪山先生天資穎敏誦覽絕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知名士秦偉馬理呂柟寇天敘馬卿張士隆友務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訓詁一以洙泗爲師弘治乙丑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纂修敬皇實錄正德初逆瑾竊政卿佐皆往謁先生遇之獨長揖瑾怒他日史官旅見又與何瑭長揖如前瑾益怒謂張綵曰翰林後生多輕薄崔銑尤甚綵曰北方頼此人倡古學挫抑之不可實錄

成瑾矯旨以練達政務爲名出翰林諸臣於外調南京稽勳主事益約同志講論經史部有積儲胥役易以惡米先生治之尚書曰公謫仙也何爲此對曰何勤非忠何忠非分五年庚午瑾誅還職時武宗以逸豫棄萬機而時事大棘輔臣方以文藝奔走士大夫漸爾成風先生上書茶陵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强兵毋徒以文藝自好懇懇千餘言時論韙之九年御史王廷相下獄瀕死亟詣執政曲救出之經筵進講以納諫爭去讒殞戒逸豫爲勸時權倖錢寧輩在側大賢之十一年丙子考績陞侍讀明年丁丑

以疾請告梁儲素重先生固留之值同考會試時宰託私其子拒不許遂力疏歸作喻問見志搆後渠書屋董耕授徒意泊如也嘉靖改元起修纂武廟實錄仍充經筵講官二年癸未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心崇正義明經學正文體獎雋懲惰日衣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難嚮答不倦且周貧拯急問疾賻喪多士悅服三年甲申議大禮有欲引先生為助者恥於黨附拒之時江南北大饑人相食乃抗疏勸世宗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且言近者張璁等以獻議超遷蔣冕汪俊呂柟鄒守益等以異議罷斥段續薛蕙等

下獄皇上求備禮於所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經大
順人情今獨任己意亦曷有極自分得罪已報致仕
歸囊無江南一物惟圖書數篋而已諸生送者千餘
人多從渡江涕拜而別歸田讀書洹上遠近從學者
衆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
又曰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耳心無定靜之力
則行乃迹耳家居十六年杜門著書以闡道翼經爲
志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或勸通問當道曰有義
命十八年己亥東宮立慎選宮僚召補少詹兼侍讀
學士一時想望風采比至咨政講學無虛日尋轉南

京禮部右侍郎時都御史王璋言句容朱家巷爲帝
祖鄉墳址具在宜表揚先生獨持不可曰興王之基
難可臆斷失實爲罔事竟寢明年庚子署戶部清耗
釐奸秋入賀聖節時值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
留過家疾作遂乞致仕欲續十翼解春秋注孟子刪
定宋元史病劇未克二十年辛丑卒年六十四贈禮
部尚書謚文敏生平端嚴抗爽無世俗依阿態素履
皭然出處無玷鄉人擬之程伊川居恒攷正經史折
衷羣言咸有確論文章追琢入古世稱宗工所著松
牕寤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十翼讀易餘言郡志

洹諷及删定二程遺書中說考晦菴文鈔文苑春秋
諸書行世學者稱後渠先生先生研極六經尤深於
詩於易謂好奇者淩義於象流爲鑿而尚古之法久
失不傳夫皇羲画卦文王周公繫辭孔子作翼一也
謂易道加詳焉可矣乃曰有羲易有文王周公易有
孔子易支矣哉作周易餘言於詩謂毛之說關雎也
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周之
后妃廣於求助精在得媛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
協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忘其躬也樂乃有與畧
予色也是關雎之義也後之說關雎異焉曰宮人樂

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宮人當於何屬之豈文王未納
室先畜嬖御歟今六經之文缺譌有間矣近古者猶
得其音塵君子無輕乎變古焉又言詩大序微粹非
卜子不能卽小序猶之不可廢也作詩解論二南曰
文王之詩謂之雅則文王未王也非王朝天下之故
謂之風則文王王業所基非列國可同也故異其稱
曰南論豳曰周王業太王基之文王康之武王周公
成之周公以人臣而有功於王業故繫之豳不得于
君故為變夫子序詩首二南曰始基之矣終豳曰既
成而昌之矣故反十二國之變慰檜曹之思開小雅

之治非豳其孰能之論衛風曰夫子存綠衣而下四
詩於變風首二南之化也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
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
始冠婚明基兆而防來變也錄桑中衛之淫昭矣錄
溱洧鄭之淫昭矣必曰諸篇皆淫風也夫子胡然而
累載之乎論魯頌曰聖人以著變也風雅皆有變焉
曰頌美其功何謂變曰周頌用諸廟魯頌用諸燕周
述先魯禱君周王也魯侯也周之詞典魯氣溢而辭
誇非變而何夫魯頌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則幾滅
質矣故受之以商魯無風何也曰治春秋之例也有

所諱故遜詞以盡臣恭有不能諱焉故不泯實以垂
戒南山猗嗟著之齊桓莊之內政泯矣故三桓始牙
魯馴不競以亡其深解類此論尚書曰孔子删書爲
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
書傳疑可也書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無與焉
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
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伯典故
秦誓終焉書始堯典終于四岳終于秦誓榮在一人
其聖道之要乎論春秋曰春秋以王律伯將以復書
之政焉故知書與春秋之旨可以裁世變議本末又

曰唐虞禪夏后繼湯武放伐世久而道降物豐而變起然代天理民不以富已其道一也春秋主威奪而侯政佚無能任湯武之事者伯乘其隙假名義以主盟天下幾欲攺物伯又衰則舉一世胥盜而已夫子删書與詩又作春秋標前之盛著後之衰申王之純正伯之詐定是非垂勸戒而說者求奇競博刻核於一字末哉末哉以爲至哉程純公之學也經無故訓所明者意行無枝蔓所存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亡已而絜衆譽者贊其忠信願者說其德義有宋以來斯人而已約哉正公之學也釋

經不泥見奇不問敬者合內外之道也理性即命至
矣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賤可患難矣非君子其孰
能之朱文公性旣高明濟之沈毅邃探於渾淪細入
于絲毛發道指諸掌闢邪如狀其肺肝然每讀一篇
輒心目開朗惑解而志奮也其篤信程朱如此退處
相臺作樓儲書取孝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
小戴禮曰此本言也取程易傳程志程文略曰此幹
言也取左傳溫公通鑑宋元綱目文章正宗陶詩選
詩曰此支言也韻學與焉曰數卷樓其論學曰天生
烝民物必有則故學躬修九容行采九德必不強操

烝民物必有則故學易修九容行采九德心不踰矩
詩曰此支言也讀學與志曰數卷樓其論學曰天生
言也取左傳溫公通鑑朱元綱目文章正宗爾詩選
小戴禮曰此本言也取程易傳程志程文發曰此辞
相臺作權衡書取孝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
輒心目開朗或解而志奮也其篤信程朱如此據處
于絲毛發道指諸掌鬮邪如抉其肺肝然每讀一篇
能之朱文公性與言明辨之流發窺探於渾淪細入
矣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暖可患難窮非君子其孰
經一不泥見帝不問故有合內外之道也理準卯命在

而存守不德趣而紛矣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體其
經旨是故卒至不紛可以御變矣通言不抑可以出
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致大矣儉婢服義可以使民矣
曰常情閒暇則處變而思逸思逸則縱於著矣閒暇則喜
則矜矜必放是暇溢而奢蹟也學者不聞規過之言
寧受毀可也無諱言之朋寧違言可也曰饋心之疾
卽來也知我之病卽藥也矜己之是卽非也病人之
長卽短也曰克己者循循漸進而無恭養德者猶水
漬物漸而不覺讀思者如深井汲其泉而愈新辨疑
者如深繹理其緒而自求曰天道而進於入心好上

而存守不徑趨而約矣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御變矣邇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曰常情聞毀則憂而思思則勉於善矣聞譽則喜喜則矜矜必放是毀益而譽損也學者不聞規過之直寧受毀可也無觀善之朋寧遠譽可也曰覺心之放卽求也知我之病卽藥也矜已之是卽非也妬人之長卽短也曰克已者猶御敵進而無却養德者猶水漬物漸而不驟慎思者如渫井汲其泉而愈新辨疑者如解絲理其緒而自整曰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

天運有常而人則躐等故思窮於微眇而行忽於疾徐辨徹乎宇宙而心荒於日月是以切己求要之爲貴其論之精如此然性剛毅志在衛道闢邪多詆訾或未盡得其情云

王浚川先生

先生名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十三四歲時即以能賦詩古文名弘治壬戌登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與大梁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東吳徐禎卿鄠杜王九思以古文倡天下先生於國朝典章時政機宜究心焉以直忤時謫亳州判識薛蕙于稠

人中親授以成其學壽知高淳晉御史督學北畿有權閹三王二劉者以賂干先生引使者於庭焚其書王劉銜之及按陝西時權閹廖鏜出鎮朘削無度先生嚴禁裁抑鏜誣奏王劉協力相搆逮繫詔獄九卿科道抗章論救謫贑榆縣丞歷陞提督四川山東學政自御史歷玆薟三督學政皆正學術嚴考校在蜀會何景明督學關陝共約爲條教行之至今敎人養士之道尚尊爲成軌晉湖廣按察使數決疑獄平李見寇亂以山東布政居母憂著喪禮備纂起巡撫四川沙保向信猖獗三巴震撼率兵勦除悉降其衆績

奏賜璽書褒嘉晉兵部侍郎督修邊功清査騰驤邊
腹宮府賴之晉南兵部尚書謂祖宗根本重地守備
重權不宜久屬魏國專司請如各處文武推代上嘉
納之守備更置推代自先生始召掌都察院事仍原
職提督十二團營一日肅皇帝諭羣臣欲令太子監
國以便頤養人心錯愕不知所出先生奏太子春秋
方幼知識未定一旦御事恐事失分别且壅蔽將自
此而生後雖覺無及疏入其事報罷尋加太子太保
上將南幸承天累疏肯留上皆温旨慰答卽命廷相
輔行掌軍務及行在兵部都察院事一日上問浴途

勞費具以實對裁省甚多有玉帶廐馬之賜先生位九列弟與子猶布衣所親嘗間以爲請先生曰以吾之竊厚祿而載高位亦足庇弟子矣彼學旣無成強冐朝廷名器其將謂何與人處凡可濟人事無不爲之而不自以爲德至於一字許可必愼一介取與必謹好集書老不釋卷以身心爲體驗凡有益國事有裨聖學雖負天下之謗不恤肅廟初建稱親之議諸臣聚訟張文忠引先生所著論以證之大禮尋定自世儒轉相傳襲爲致良知之說或幾以禪定亂德乃力辯之謂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

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入道之知也剖析甚明嘉靖中嚴嵩秉政貨賂公行先生應變自陳疏言大臣法小臣廉刺嵩甚切其守堅定不避權焰類如此所著有溝斷集台使集近海集吳中稿華陽稿泉上稿家居集愼言雅述諸書共六十卷奏議公移歸田集共三十卷卒年九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謚肅敏許文簡公讚謂先生持守類洪洞韓忠定參贊類青溪倪文毅掌憲類安福張簡肅若方之古人宋李沆之忠義魯宗道之骨鯁二陸之理學蘇黃之詞藻皆可

此天性之知源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擴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入道之知也詞析甚明嘉靖中嚴嵩秉政貨賂公行先生應變自陳議言大臣法小臣廉刺嵩甚切其守堅定不避權貴類如此所著有溝圖集合使集近海集吳中稿華陽稿泉上稿家居集慎言雅述諸書共六十卷奏議公移歸田集共三十卷卒年九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謚肅敏許文簡公讚謂先生持守類洪洞韓忠定參贊類青溪倪文毅學憲類安福張簡肅若夫文古人宋李沆之忠義魯宗道之骨鯁二陸之理學蘇黃之詞藻皆可

擬也可謂備悉其形容矣

王蒼谷先生

先生名尚絅字錦夫郟縣人五歲讀孝經七歲就外傳日記數百言或謂曰子後當及第應之曰讀書寧止為榮進已耶比長盡通五經諸子尤邃於三禮年十八以儒士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兵部主事調吏部歷稽勳驗封兩司尚書張綵依阿逆瑾勢焰薰灼每有抗疏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論綵不堪其銜之不閱月除坐瑾黨伏誅楊文襄公為尚書先生薦論亦又不合遂乞補外出為山西參政請終養家居十

九年樂道安貧養親教子於籌山谷中築讀書臺其
梓綫恤脫落瀟洒甚四川參政不赴再起陝西以母
命疏道經陝西值邊警文襄趣為總制見先生喜曰
吾今日乃知王錦夫也自以兵柄付之不問月奏捷
文襄諸疏以薦未幾聞母喪奔歸服闋適歲大饑奏
拔茅十三事復除山西參政遷浙江右布政使巡按
御史李信被參之無論列先生曰御史為朝廷耳目
之官乃始登發入蜀可任乎遼藩宦歸吏部奏李信
職在遼揚論事不實復致檄起先生於家皆從再三
次年始入浙卒於官所著有豫谷集十二卷薛方山

於理學而理學亦不專在氣節而喪於氣節則
在文章而喪於文章則一文章士而已究氣節何
文章氣節之士夫文章何妨於理學而理學不專
為首稱謂王浚川李空同何大復孟有涯諸公乃
孫鍾元先生曰當時推理學者必以公與何文定
哉

來學者而世顧以功名事業期之又豈足以知先生
宗理學而詞翰使假之以年當必有繼往聖而開
實非先生之所尚也先生平生每右兩程而左三蘇
曰落谷文追秦漢詩逼蘇李一時藝林咸稱作者

曰蒼谷文追秦漢詩逼蘇李一時藝林咸稱作者然實非先生之所尚也先生平生每右兩程而左三蘇崇理學而鄙詞翰使假之以年當必有繼往聖而開來學者而世顧以功名事業期之又豈足以知先生哉

孫鍾元先生曰當時推理學者必以公與何文定爲首稱謂王浚川李崆峒何大復孟有涯諸公乃文章氣節之士夫文章何妨於理學而理學不專在文章如耽於文章則一文章士而已矣氣節何妨於理學而理學亦不專在氣節如耽於氣節則

亦一氣節士而已矣公生平立節固其所長而文章非其所短終不肯以一節著者則學問之所得深矣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到文之之時豈復有知廉勇藝之可名夫子所云禮樂卽夫子所云好學歟

尤西川先生 附門人李子仁士元謝仲川江陳道徵麟董淑化堯封

先生名時熙字季美洛陽人嘉靖壬午登鄉薦見王文成公傳習錄讀之豁然有契於是厭棄詞章一意聖人之學除署元氏學事敎士端趨向重躬行聞姚江宗旨而不徒以文藝爲課丁艱服闋復除章丘諭

章丘亦如諭元氏也陞國子學政徐文貞公時爲祭酒特重之每令六舘師生以先生爲準年四十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因自詰曰我今道明耶德立耶不覺淚下已慨然曰學無師承終屬懶散夙志之謂何乃介寮友項漁浦師事劉晴川晴川文成高弟也先生自慶不及事文成猶及事文成門人乃以體驗於心洎一切見聞悟入者悉請質焉無何晴川以言逮獄則筆所疑契時時從犴狴中印正不少輟又因得切磋于朱近齋錢緒山何吉陽唐一菴周訥谿諸君子陞戶部浙江司主事管滸墅鈔關所榷僅足國課纖

毫不以自污至奉己澹泊人所非堪先生處之怡如
也年四十五以母老乞終養歸洛三十餘年足跡未
嘗濡公門終身蓬蓽布素常至空乏居常獨坐小齋
見後進來學者喜動顏色與之言終日無隤墮氣其
言曰士不講學久矣人苟不順流俗肯來講求道理
不必所見皆同卽是同志但當虛心切己共求精一
耳又曰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
經縛有師說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解得此縛
纔是學其答問也隨人淺深誘各不同有欲向靜處
收放心者曰放者心也靜須心靜若身靜治其末耳

却恐或爲外道所攝聖門一貫只指本體若忠恕便就應酬上說則曰本體無物何一何萬應酬是本體發用就此處用工問致知則曰飲食不知滋味必有寒熱之病身體不知痛癢必有痿痺之症人心不知好善惡惡必有偏私之病病去則本然者復自知方便成天下之亹亹矣其爲說大抵祖文成致良知而要歸於提省人心使知所向往不容自已晚年有慨於傳文成之學失其眞至謂良知上還有一層者胃然曰良知無終始無外內安得更有上面一層於是令學者只於見在職分用功而曰道無淺深職分固

道之實地也且孔門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論學也
曰主忠信謂終身可行者其恕乎此非文成宗旨而
後學所宜遵耶其立教平實易簡使學者循之可以
入道而不至以虛見爲實際可謂有功文成矣所著
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行于世門人洛陽李士元謝江
陳麟董堯封能崇師說新安孟化鯉尤著云士元字
子仁弱冠時即有志聖賢之學會西川先生講業洛
中即首爲依歸初授如皐教諭常進諸生語之曰性
命之理只在人倫日用間故其爲教獎行檢析經旨
一時士風翕然丕變後晉國子監助教端軌彰志一

若在如臯時轉慶陽府通判督糧靖邊營尋遷代州知州諸所興除爲民永賴者不可枚舉後以絶無餽遺致怒當道中傷罷官時牛生素善黄白術慮子仁歸無餬口計願以其術售答曰三十年所學何事竟笑而却之居里月以尤先生爲觀型篤信不移未幾以疾卒尤先生泫然曰斯道孤矣江字仲川嘉靖丁未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南陽郤唐藩餽聲名赫起以望擢工科給事會山陵興工往督其事條便宜裁冗蠹省帑金數萬計工竣例應遷秩時分宜當國嫌仲川不附已止增俸一級値世宗議進香仲川獨陳不

可忤旨廷杖未幾遷禮科都給事中尚書趙文華受
詔南征作威福流毒上下仲川率同官疏其奸拂執
政意矯旨再杖罷爲民怡然曰以直道買罪非名教
所棄絶今而後講學素志庶可慰矣穆宗繼統召還
罪譴諸臣撫按交薦仲川杜門日久與長安諸老不
相聞問同年有作宗伯者遺之書曰道之顯晦雖由
命而通情達志未可盡廢也仲川得書不答後亦無
報謝以故同時得罪諸臣俱被登用惟仲川止復冠
帶所著有岷陽諫草岷陽詩集與滋心語錄行於世
麟字道徵素厭博士家言謂與理道無當後念家貧

親老乃稍稍屈就之遂登嘉靖癸丑進士嘗語人曰吾雖以此取科第然詞章記誦殊非必得之快也筮仕河間推官謹廉隅絶餽遺屬吏無敢干以私莅任初夜止小寺聞哭聲尋聲履之得婦人屍廉知張姓奸逼狀遂坐之法民有兄弟爭者積誠感悟皆泣下請罪相友愛如初尋拜禮科給事甫七日建言廷杖削籍閒尤西川倡道里中遂執弟子禮有按部使者及門輒引分遜避父母卒鄉人有以誕辰致賀者作永慕詩以郤之所著有歸田漫錄行世尭封字淑化嘉靖癸丑進士擢御史按四川值三殿採木蜀民疲

於奔命淑化極力調停公事畢而民不告病世宗每稱御史而不名尋陞都御史摻江爲江陵所銜奪官江陵敗起撫甘肅累官戸部侍郎謚恭敏贈尚書子定策萬曆甲辰進士擢御史疏曰古人以講學爲實今人以講學爲名臣鄉曹端尤時熙孟化鯉三賢皆以孝弟忠信爲踐履以杜門卻掃爲闇修出爲眞經濟處爲眞學問葢確論云

魯惺菴先生

先生名邦彥字鄭卿號惺菴睢州人七歲失怙家貧甚出就外傅稍知經義即以聖人爲可學被服造次

不離儒者嘉靖己酉省試第一庚戌成進士官行人司行人奉使唐藩王享以厚幣辭曰天子親兄弟之國使某備特節焉交擯而退君之賜也無所辱大禮勞以筐筥曰受餐館人已宿飽矣敢辭滿一考當選備侍從不且拜曹郎無還故署者時嚴嵩柄國先生素不與通故事選郎貴倨用事諸曹無敢鴈行進者先生獨與抗禮以是遯久不遷先生念母老遂請終養以歸杜門却軌潛心經術時海內學者多宗陽明先生獨專主程朱曰從來論學皆主敬濂溪獨曰主靜一字不同便成岐路今師心自用以聞見爲支離

以踐履爲義外夷考其行果聖人之徒也與哉隆慶改元搜訪遺逸臺省交薦起吏部主事改光祿丞皆不拜上疏陳十事首言聖學以敬爲主次請諒闇之內停罷游讌三請大臣輪對便殿四謂言官當崇大體大臣當略小嫌勿使吾君輕其人並疑其言五言內臣宜近正人六言大臣當有匡輔之實不宜專以擬票題覆爲事七請倣程顥奏開延英院之意儲眞材備用八請躬行節儉風示海內九請祀薛瑄胡居仁曹端諸儒并刻小學圖知記頒布學宮使人知趨向十言近日文法日密忠信日薄宜敦渾厚以回風

尚皆鑿鑿可施行時執政內隙先生疏偶及之鄉人留不果上見者以爲有經世之具先生經學旣深留心世務間朝政得失憂喜形於色辭對朝貴大夫多危言忠告人私相語曰魯君論太高宜其不調也楊襄毅掌銓貽書曰海內以公出處卜世道耿楚侗曰臨大節不可奪吾信魯君矣所著有河圖洛書說大學講中庸解就正錄皆平正精實多前人所未發嘗語人曰中庸不可能也學之從狷介始通方之人不足與議矣平生細行必矜非禮弗履萬曆二年八月卒年四十有七巡按御史疏請從祀大梁總祠報聞

孟雲浦先生

先生名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新安人年十六七時慨然以古道自任嘗曰古人爲學必正心修身無愧怍而後卽安豈沾沾舉子業哉聞尤西川先生倡道洛陽往師事焉讀擬學小記曰濂洛眞傳其在於此凡西川所言手自記輯成帙曰西川要語以貢肄業太學與郭青螺黄慎軒孟我疆聯會講學以道義相砥礪萬曆癸酉中河南鄉試故事同年具呈坊價先生瞿然曰吾輩方將起家清仕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耶獨不列名庚辰成進士授南戸部主事時相欲致

先生爲重終不往謁丁外艱服闋補戶部江南山東大饑先生奉命往賑全活無算尤厚賚善士改驗封主事丁內艱前後喪制一準家禮斟酌合宜可爲法式居喪不茹葷不入內不妄言笑起復補稽勳歷文選往例銓法先白政府然後具疏先生以用人爲朝廷公典無先白大臣理中璫請託毫不假借都給事張棟以建言國本謫先生特疏起之忤旨削籍跨蹇出都行李蕭然家僮徒步歸家設會講學寒暑弗輟四方之士聞風負笈所著有尊聞錄文集讀易䈎言諸儒要錄行世呂豫石曰先生之學以無欲爲宗其

敎人則專以孝弟忠信慎獨爲要不爲高深懸冥之論至平至實至易至簡至純至粹門人王以悟自總丱師先生信先生尤篤其贊先生曰仕以達道學本無欲知言哉

呂新吾先生

先生名坤字叔簡號新吾寧陵人離襁褓即不妄言笑不與群兒嬉戲初讀書苦訓詁家言雜亂乃一切棄置黙坐澄心體認本旨久之了悟年十五五經皆通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拓良心詩立論專主躬行作省心記以自檢嘉靖辛酉舉於鄉隆慶

辛未成進士丁母憂萬曆甲戌對策授襄垣令襄垣
劇邑治尚嚴明鄰境清濁二漳河隄潰漂田廬無算
先生設法積穀立河倉以備修築民不知役餙學宮
設學田時進諸生講說經術期月政通人和明年調
大同培植良裁抑豪横政聲如治襄時先是襄垣
土豪某被先生大創幾斃去之日追數百里及之曰
某蒙明公創誨因知悔悟今而後不復犯法矣知大
同時山陰王家屏以大宗伯服闋起京過大同其姊
夫以人命坐抵向先生言之答曰獄已成不可反矣
嗣家屏任冢宰向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請託無如

大同令也特疏薦之戊寅陞吏部主事故事新曹郎尚緘默卑伏不敢輕有可否先生獨崢崢不少畏避在部十年當轉京卿爲忌者出爲山東參政分守濟南先生曰學者通籍以來無往非行義之日何必京堂哉單騎就道時山東旱荒先生建議平糶緩征全活者以萬計創冬生院以恤殘疾境內泰山海內香火雲集奸民僞爲山神捜盤攝人財物先生發覺其奸狂誕頓息庚寅陞山西按察使辛卯陞陝西右布政使壬辰陞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先生謂吏治無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凡事皆自責自任餽遺贖鍰

盡杜絕之知天下將多事更嚴邊防養將材募勇略
造戰具嚴馬政密間諜計軍費所轄邊垣延袤千里
經理畫然具有成績朝廷倚以爲重癸巳擢晉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恊理院事明年甲午陞刑部右侍郎
尋轉左在京四年與董范之議朝鮮之議石門之議
堅守一說屹屹不少動是時天下多故國是日非災
異疊見先生草憂危疏數千言上之惡之者中以奇
禍舉朝爲危先生不辯引疾乞休家居遇邑疾苦輙
身任之如修城力主其議地畝錢糧差徭多所調停
邑人至今賴之福清當國嘗薦於上都門相知囑令

致謝先生曰宰相爲國薦人公也若致謝是以謝爲
求矣竟不應權璫某齋書帛至先生曰大臣交結內
侍律有明禁況素未識面乎原函付回其守正不阿
類如此林居四十年自奉儉約不置生產惟日與門
弟子講論不輟有負笈自千里而來者稱涉隨夫子
云先生嘗謂六經簡易明切諸儒因之聚訟而裂道
深文而晦道拘泥而臨道遂失其旨六經者天地萬
物之史天地萬物者六經之案也而總寄之聖人聖
人之心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聖人之言道
之鑰也天地以道鑄聖人聖人以道鑄天下又曰世

道任自然聖人立世教而約之以當然禮法者維持
世教之善物也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係莫由
披卷佛老莊列決禮法之防而潰之近有念不及民
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厲憂勤拾瞿曇餘唾開方
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薄庸言庸行爲土
苴視三百三千爲桎梏世道名教蕩無畛域宜自吾
儒經史外諸清奇高遠窈冥支誕之言悉付諸火作
道脉圖又曰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
罪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地萬物無罪作呻吟
語嘗推理欲生長極至之說以警世復爲圖以廣之

謂凶人之與衆人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潛滋已久不覺自移故舜跖只爭一念年八十三卒于家臨終作返輓歌自餞自撰墓誌銘自述性直不委婉嚴毅少温燠居官持法而情凉居家義勝而恩薄當事過激涵養功疎奉先人天理二字於膺堂不敢失墜遺命勿用風水陰陽家言所著有家禮翼家禮疑去僞齋集閫範實政錄交泰韻等書贈刑部尚書賜祭葬

湯斌曰余居近先生之里見其邑之城郭井野里甲賦役之法與夫冠昏喪祭讌饗豊約之儀皆先生手定數十年無敢改易者兒童婦女至今猶稱

呂夫子也其實政錄所載如鄉約保甲義倉社學編審丈量養老字幼種種俱有成規周詳通變而無繁瑣難行之患余潼虔之政實奉先生爲師至呻吟語性命理欲之辨天道人事之宜言之痛切令人讀之如冷水澆背眞體用兼備之儒也其子孫守其遺教周旋步履俱有常度居官清白能世其家先生之學眞非可以聲音笑貌爲之者矣余每過寧陵必瞻拜先生之祠低徊留連不能去也

楊晉菴先生　附楊述復

先生名東明字啓昧號晉菴虞城人萬暦庚辰進士

授中書舍人考選禮科給事中神廟靜攝深宮君臣
睽隔先生具保安聖躬一疏又請立東宮又請預教
太子並留中又請崇重孝經論劾樞臣疏凡數十上
轉刑部萬曆三十年河決大祲齊梁淮徐間數千里
人相食先生繪流民圖上之神宗惻然傳示兩宮聖
母中宮皇后省覽遂出帑銀三十萬往賑全活幾千
萬人巡視京營因日久法廢軍耗於占役馬疲於僱
倩切禁冒濫營衛改觀旋掌吏科乙未分校禮闈稱
得士因抗疏左遷陝西布政司照磨光廟御極起太
常少卿晉大理光祿卿始建首善書院與鄒南臯馮

少墟名賢數十輩相與羽翼聖學後轉南京通政使卒贈刑部尚書所著有性理嘶疑金臺會語山居功課靑瑣藎言諸書行世同時有楊先生淵字湛加一字述復商邱人萬曆壬午舉人師楊復所以正心爲則與里中孝廉王國禎以道學自勵初仕典化縣置祭田數百畝以祀范文正公又立講堂與學課士如大學士吳甡大司寇解學龍皆出其門後知霸州時內侍居霸者多擾害地方先生擒印抵都謁司禮監痛陳其狀司禮遂戒其下不得犯楊知州法一境肅然致仕後霸鄉老來問訊者嘗數十人涕泣不忍去

徐涵齋先生

先生名養相字子存號涵齋又號近恒睢州人少工舉子業研究經傳解悟疑義爲文雄沛自得取法先秦兩漢復潛心性理之學曰爲學不宗濂洛非學也嘉靖已酉登鄉薦丙辰成進士筮仕餘姚時倭寇猖獗創建南城民免鋒鏑表章陽明之學與多士朝夕講習三年興起甚衆轉兵部車駕司主事以守正不阿忤時相罷歸遂以明道淑人爲已任日聚生徒講解經書性理辨晰幾微窮極淵奥遠近從學者常數百人駐岡錦水之間比屋絃誦也平生事親極孝父

百人誤圖錄水者聞且屈必論也平生事親極孝父
條經書性理辨彙纂微窮極淵奧遠近從學者常數
偃作師相器語遂以明道淑人為己任日聚生徒講
譜謹三年遇起其泉轉兵部車駕司主事以守正不
阿縱進南城兵尽免鋒論表章陽明之學與多士講分
齋請也西公漸蕭石辰成進士歷任餘姚時按察猶
泰兩漢復辭以進理為學曰為學不宗濂洛非學也
漢七業亦宗經儒解語淺誘為文雄浦自得取法先
先生名義相字士亨號滄齋又號近垣崖州人少重

徐滄齋先生

病侍湯藥寢食櫛沐俱廢治喪一遵古禮不用浮屠不讌邪客縉紳家多取法焉弟養大進士早殁撫其遺孤成立萬曆丙申卒年七十六所著有四書說略禮經輯覽近恒文集藏于家

湯斌曰先生孝友篤行孚于門外平生以講學爲事余少見鄉之前輩傳先生緒言蓋得陽明之心傳者也當令餘姚時去陽明卒未久僞學之禁尚嚴先生獨聚諸生於講院闡明陽明之學以此忤當道意中蜚語罷歸家居開講生徒來者至堂不能容蓋數十年所未有也

王惺所先生

先生名以悟字惺所陝州人萬曆甲辰進士授邢臺令歷兵部主事歷官山西叅政先生童時聞孟雲浦之賢即裹糧求爲弟子誠苦備至既而引見西川喜謂得人稱之曰王生其貌曰休休耳其氣曰充充耳其心曰空空耳既成進士澹泊若寒素在邢臺刻復古諭俗諭士諸約適邢大饑條上利病二十事設廠煑粥雖窮鄉山坡必躬親嚴稽民沾實惠或置綿衣或以俸錢代贖鬻妻子者舉卓異擢兵曹感時事請罷內市嚴禁衛杜異端皆關切大政不報時有闕門

敺御史者具跡論遣置鼎新會與士大夫論學出參山西政蕭然行李單車就道甫三月即告歸與張抱初張春宇呂豫石諸人倡明師說於正學書院嗣會於分陝龍興寺又會於甘棠學者如歸其言曰自道學不明世往往薄躬行爲無奇其上者溺情訓詁藉口翼道下者以文人援懸虛要妙之說自列於儒林此皆吾道之蠹耳夫躬行豈易言哉終身體之不能盡堯舜之猶病文之望道未見孔子之何有未能皆學不能盡處又與張抱初論學詩云自昔由來說克艱立心只在危微間男兒事業參天地合下先須透

此關又云終日紛紛何所求幾人知向此中修孩提一念通天地翻棄寶山學比丘嘗曰須迴顧此擔子如何擔寃竟如何結果歲月不多恐碌碌過去分校順天鄉試鹿忠節善繼出其門

張洗心先生 附申子淵

先生名信民字孚著澠池人因讀易至洗心藏密語有契遂自號洗心童時竊慕月川言動奉以爲程聞新安孟雲浦倡道函關徑從之毅然以斯道爲己任以明經知隴西士鮮知學爲建社學刻洛西三先生要言訓蒙要纂等書啓迪多士任事不避權貴謫檢

校與馮少墟商訂學問日夜匪懈歸田後秦晉及汝
潁睢陽之士雲擁川至室不能容臺使者李日宣請
王韶陽會過其廬恨相見之晚建正學書院日與王
惺所張泰宇孟宇鍵呂豫石諸公講太極周易天啓
之季學遭厲禁就小東山下建靜室養晦其中崇禎
初撫按交辟結維社發明致中和之義且疏請爲太
學師所著曰抄理學彙粹剖疑講學會解月川年譜
訓蒙要纂四禮述一㨿錄仰止藁洗心錄行世
申志深字子淵延津人歲貢攻苦力學坐卧一室
者四十年繩牀木几當手足處皆痕深寸許著有

時習語錄一卷子如塤萬曆乙酉鄉試能世其學
嘗慕伯玉寡過未能之意有望蘧譚一卷孫紹芳
拔貢性孝友重行誼閭黨無閒言著資治說約數
萬言孫徵君爲序以表著之萬侍御泰有傳

賀景瞻先生

先生名仲軾字養敬一字景瞻獲嘉人少近癡嗜讀
書無他好遠色茹淡萬曆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
知禮泉縣俗刁悍里胥作奸先生力清諸弊以外艱
歸服闋補青浦青浦冠紳之藪書牘無虛日先生誓
不以法假人監司臺使者至不浚民膏以餙廚傳士

揭酒語錄一卷予知其萬曆乙酉鄉試舉世其錄
嘗慕倣王寘過未能之意有遊藩譚上卷添沼書
拔貢應考文重行誼閩黨無間言著資治通紀數
萬言疏徽祖為序以表著之萬傳御泰有傳
賞景濂先生
先生名仲軾字養敬一字景濂蕎人少近溪學讀
書無他好遠色茹淡萬曆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
知禮泉縣俗刁悍里有作奸先生力治諸弊以作興
歸服闋補青浦青浦冠緜太藪書讀無虛日先生書
不以法假人監司臺使若逢不少假貸以餘傳士

奉旨准放道缺撫屬已日不行揭報得罪先生曰
志體三字送撫行提訊先生曰志體爲西南忠鄉文
體歸一日部議下部議爲褒全諸部議得居書某
中缺道衛得釋出爲鎮江知府月餘以志體以府書
公論以明壁本部郎中溫道衛以原議部先生且疏
滿屆杜絕請託爲己志者中以先力決先生表彰得官
先是鳳山先生爲續部郎繼普乾清坤寧兩宮力兼
爲文以見志陞刑部主事且疏奏文鳳山先生之貌
在兄加耗搞勒責在軍軍民兩得其平修海忠介祠
于李有考月有課灣粟官兄屯悉惡于會粟雜積責

子季有考月有課漕粟官民屯悉貯于倉粟雜粮責在民加耗抑勒責在軍軍民兩得其平修海忠介祠爲文以見志陞刑部主事具疏奏父鳳山先生之寃先是鳳山先生爲繕部郎經營乾清坤寧兩宮力塞漏卮杜絶請託爲忌者中以考功法先生奏辨得旨公論以明陞本部郎中湯道衡以誣逮訊先生具疏申救道衡得釋出爲鎭江知府丹陽姜志禮以忤璫罷歸一日部劄下郡爲冢宰趙南星獄辭劄尾書姜志禮三字巡撫行提勘先生曰志禮爲四品京卿不奉旨誰敢擅提巡撫厲色曰不行提必得罪先生曰

固知得罪然不敢辭若今日奉時局異日以擅提京卿責狀將何辭對擇禍莫若正巡撫無以難也丁卯陞陝西西寧道副使因璫私人劾奏鐫級遂拂衣歸癸酉起補武德兵備杜餽遺絶竿牘所屬營衛勵精操練嚴沙汰利器械信賞罰清占役以其清汰餘糧銀爲買馬置火藥役敵薄城所賴以制禦者卽先生所備也御史袁化中與楊左諸公同死璫禍先生捐俸葬之丁繼母憂歸甲申二月寇氛横逼所在納欵先生撫心太息曰人臣大節難虧讀書貴有實用僞官到縣先生欲詈賊死姪行素曰伯父無官守可不

死不如詣闕直陳死君父前先生恐路梗不能達死小盜手無益僞官要先生入城先生大怒曰賊敢見我乎謂弟姪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再無中立一生功力祇此一日吾家自先典膳公以來世受國恩國家一旦有急不以死報何以對吾皇何以見吾祖考況河北千里名區豈可無一殉義之臣乎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余不忍手刃有願從死者隨吾入墓不願者吾亦不强也即登樓取酒與弟姪輩飲弟姪出即扃戶自盡妻王氏妾三人俱相隨以次縊於梁間是日天忽晝晦烈風折木發屋

人以爲忠憤所感云先生孝友忠義本于天性生平學問於春秋爲多作春秋歸義悉破諸儒牽强遷就之例以求合先聖筆削之心首嚴春王正月之辨而於弑君簒國中外名分考據詳核辨駁明切後之君子有志春秋者不能不取衷也又有柏園初草冬官紀事八卦等集共八十餘卷議論多出獨見不依傍前人亦不存道學名目眞近代豪傑之士云

呂忠節先生

先生名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父孔學有隱德以孝旌先生爲諸生時即毅然以聖賢自任登

萬曆癸丑進士授兗州推官以孝弟感民民爲之化擢吏部郎謝餽遺絶囑託冢宰其爲給事所彈公在考功覆奏不徇冢宰意冢宰大怒公曰不公安足服中外口可鉗耶不如是有挂冠神武門去耳冢宰尋亦悔謝曰我過矣房師魏南樂倚璫執政求遷弟某官先生持不可曰吾詎不知師之介弟歟朝廷之制吾不敢私也當熹宗初正位人心弗定諸閹導之幸小南城鹵簿已出先生先請見于慈慶宮門約省臺抗疏調護聖躬近侍不得干預政事防微杜漸不可一步輕動旋予假省親八年家居立芝泉書院修明

濂洛之學時天下方以講學爲諱先生與鄒南皐馮
少墟曹貞予往來講論不輟河南會城建魏璫祠公
以書詶諸紳曰鬚髯丈夫豈可效陰狐令士氣凋喪
耶甲子推考功郎魏璫矯旨另用烈宗御極起尙寶
卿轉太常上保泰防微八事擢南戶部侍郎淸覈侵
冐以百萬計任五年餘餉可支三年庾實不苦竭擢
南兵部尚書汰冗登勇兵實不濫復羣多士立豐芑
大社講明正學未幾以父病乞歸集郡士立伊雒社
以守先待後自責與王惺所張泰宇李虛齋王文苑
孟守鍵許松麓劉澄逵諸人大會於正學書院講太

極周易發明致中和之義嘗述象山之言人不可以
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
道虛生浪死其在富貴者適足以播惡遺臭戊寅流
寇詭撫當事者議安置河汝人心洶洶如沸維祺力
爲挽止冬十二月賊勢猖獗侵窺河雒率家人分守
北城總家丁殺十餘賊次日西城忽潰諸子以無守
上責爲言維祺曰受國深恩與城存亡義無可逃况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賊至被執曰非呂尚書耶稔知
公善當謀出維祺艴然賊遂掖出城門賊渠曰呂尚
書今日請兵明日議剿何逼人太甚維祺厲聲罵曰

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事至此止有一死時福藩已[illegible]
賊縛公顧之曰綱常爲重萬萬不可跪賊賊令之[illegible]
先生曰世寧有屈降呂尚書哉北向拜闕曰聖恩未
報臣心已竭西向拜父母從容就刃而死維祺嘗言
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
每論孔曾相傳得力於戰兢十二字故曾子易簀示
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傷葢戰兢之心死而
後已嘗疏進孝經請頒學宮所著有孝經本義或問
大全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音韻日月燈行世
湯斌曰呂明德先生之孝經大全賀景瞻先生之

春秋歸義張湛虛先生之易經增註俱有功聖經可頒置學宮

劉湛六先生

先生名理順字復禮一字湛六杞縣人幼孤奉母至孝稍失意輒啼泣母悅乃已事兄如嚴父弱冠舉於鄉久之不第以風教人倫爲己任恬澹自持而常病語人曰學貴絶欲吾生平困於病然其所得卒亦不出此也崇禎甲戌成進士爲廷試第一人莊烈愍皇帝喜甚顧左右曰朕今日自擢得一德行者老葢以先生歷十試且策語多危論也授修撰司起居注管

理六曹章奏纂修大明會典先生皆與焉繼爲經筵
講官開陳詳切上每嘉納之太子出學復選任焉嘗
入侍東朝一宮僚以體豐滯几間太子忽笑衆皆笑
先生挺立端視丰采隱然太子笑爲頓止上聞愈益
眷之矣兵部尚書楊嗣昌議奪情忽中旨內用中外
駭然相繼論劾嗣昌力詆言者曰君綱在父綱上戰
國分裂誼固可逃天下一家無可逃也先生深疾之
繼而易吉入閣先生大痛卽歸草疏曰陛下立賢無
方輔臣自處失宜嗣昌果有嘉謨卽在兵部儘可入
告如劉大夏戴珊故事以俟服闋入侍未晩豈有政

本之地先志其親乎且嗣昌只宜引罪豈宜罪人君綱父綱之論悖道極矣嗣昌殆病狂喪心者耳嗣昌見其草深啣之已而館中皆謁賀先生又不往復向所親曰文弱不能滅賊可謂進退失據矣於是嗣昌大怒嫉忌者奪其講席轉展書先生不起久之上念其名遂畀經筵兼知制誥其在制誥也雖撰子不一率皆端士勞臣鼓忠褒勤之詞至于宦官恩倖爲上所寵注者終不得邀其一語故每當其視草競相詷曰此劉公語也持之以爲榮是時闖寇蹂躪中原先生習知寇形且以諸將無辦寇志不過輦金錢集都

門分賄權貴爲藪隱計而秉銓司樞職封駁者亦恧
是爲予奪獎劾感憤隱憂義形於色每於衆中論天
下大勢以爲積薪厝火禍將不救汴圍急復議援勦
之策請分屯河北撫練死士如李抱眞澤潞故事以
圖恢復當事率以爲狂不能用也繼而賊破潼關入
三秦先生嘆曰事去矣遂遣其長子歸留妻妾處京
師自分必死甲申三月賊薄都城先生括所藏得百
五十金送城上犒守者翼日黎明入朝欲請上發帑
金募死士爲背城計抵長安門警衛散落覲班寂然
遇一宦者曰大家已不知所在尚欲誰謁也是時城

遇一宦者曰大家已不知所在尚欲誰詣也是時城
金募死士為背城計議據局勾聲衛散落觀班救燃
五十金送城上犒守者覺其緊閉大開欲請上發帑
餉自分必死甲申三月賊薄城先生括所藏得百
三秦先生識傳其若發遂集最主歸留妻子處京
圖派復當事發陳無進不能用也繼而賊破潼關入
之策請令屯河北撫練衛士如李抱真澤潞故事以
下大勢以為積薪厝火禍將不救宗圖危復議撫剿
是為井爭變紛擾賞罰變義張於國危機衆中議未
門分朋權貴為跋扈而東鋒司稱職持戢者衝

中賊騎已充斥矣還至寓有門生來謁請所向先生
曰旣及吾門須辨一忠字客去送之如平日儀歸杜
門具袍笏北面再拜起書一紙曰成仁取義孔孟所
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旣占科名豈敢苟全三忠祠
內無愧前賢筆勢端勁無異暇時寫巳正冠自盡妻
萬氏妾李氏皆死甲申謚文正
國朝改謚文烈與祭田春秋致祭先生生平學問以
誠爲主一言一動必準於禮造次顛沛未嘗偶違親
戚子弟無少長每見必正容揖讓卽密友終未見其
嬉笑燕惰之色人有過必婉曲導之請改方巳有貧

困疾病瀕于死者設法救濟保全人骨肉倫理者甚衆至遇時事有關則痛哭流涕披露肝膈雖觸嫌犯危弗恤也卒至國變從容殉節以死非誠之所積而能然乎所著有文集十二卷行世

王獲嘉先生

先生名慕祥字承休雎州人原籍獲嘉故因以爲號云性至孝八歲母病晝夜執爨侍藥餌經月不懈母憐其幼令之睡乃屛息假寐母微動輙覺勵志讀書以大儒自期二十四歲始入郡庠端莊凝重履繩蹈矩對妻孥如賓客以移風易俗爲已任於北城設壇

一南城設壇二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風雨寒暑不愆期又立質對會取質人對神之義凡存心行事朔望條書一疏相率焚於神前纂釋聖訓五册廑使通行各屬令老儒朔望登講遊其門者百餘人嚴立課程先德行而後文藝稍軼即嚴訶之人所行非義有潛自改悔者曰慮爲王先生知也後生子弟嬉戲見先生來至有踰垣避者金忠節公父顯名爲郡學博忠節建言削籍省親至郡見先生嘆曰伊川之流也令其諸弟皆從學焉所著有艮明山房文集聞見錄諸書皆根極理道頗多發明云

洛學之編益先文正公承徵君孫鍾元先生命也初刊于崇明令王公廷燦崇明益先文正公門人也攜其板以歸故家藏寥寥每名公鉅卿文人學士覓讀維艱余小子因踵崇明舊本倩諸同人重加校閱梓行俾無魚魯豕亥之譌爾

乾隆元年丙辰秋七月曾孫定祥謹識

一南城設壇二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illegible]

不愆期又立質對會取質人[illegible]凡有[illegible]

朔望條書一疏相率焚於神前篆釋聖諭五册[illegible]

通行各屬令老儒朔望登講遊其門者百餘人嚴立

課程先德行而後文藝稍軼即嚴訶之人所行非[illegible]

有潛自改悔者曰慮為王先生知也後生子弟嬉戲

見先生來至有踰垣避者金忠節公殳顯名為[illegible]

博[illegible]

也[illegible]

錄[illegible]

洛學編卷之五

博陵尹會一

洛學編卷之五

博陵尹會一元孚輯

續編

大清

孫夏峯先生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明萬曆庚子舉於鄉　國初遷居河南輝縣講學蘇門山遂爲輝人屢徵不仕世號徵君先生少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爲友以聖學相砥礪隨時隨處體認天理以倫常爲本以愼獨爲宗見義必爲無所避就甫踰弱冠

連丁內外艱喪葬壹準古禮率兄弟廬墓凡六年學使者李蕃以純孝聞命旌其門當天啟乙丙間逆奄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大興鉤黨之獄桐城左公光斗嘉善魏公大中吳縣周公順昌皆雅善忠節公亦素重先生及左魏被逮時左之弟光明魏之子學洢投兩家是時高陽孫公承宗以樞輔督師榆關忠節公參贊軍事其父鹿太公正暨新城張果中與先生同志爭出身營救先舍兩公子弟於鹿太公庄上先生作書求救於孫公畧云左魏諸君子淸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

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胷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
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墻之士與歌黃鳥
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恥布衣行哭於燕
市謂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
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
爲引手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園
之品固當直跖獻吉何次楩敢望某無能哭訴尚負
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菴憐才扶世之感稍一
引手且有出德涵上者况諸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
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孫公得書輙具疏

請入覲面陳閹門機事忠賢聞之遶御床而泣謂將清君側熹宗詔止於途遂坐左魏以贓各纍千萬榜追之先生與鹿正張果中謀醵金輸納炎蒸跨一驢奔走數百里外各得金數百齎送都門而兩公已俱先斃於杖越一年周公又以檻車被逮擬贓五千先生復爲謀畫得數百餘金而周又杖斃矣是時逆燄方張諸公素所交游皆搖手鍵戶噤不敢發聲獨先生忠義所激奮不顧身人皆爲先生危之而卒免於禍三公遺骨藉以歸里是以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稱先生與鹿正張果中也保母客氏與忠賢表裏爲

奸其弟光先藉勢傾結士大夫一時蟻附者恐後屢招致先生不得介所知餽名馬先生固卻不受孫公將薦先生於朝其客茅元儀爲先生言之先生固辭而止御史黃宗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咸薦先生可大用俱不赴歲丙子兵薄容城先生率兒若弟及族黨俱入城鄰邑相依者數十百家有司紳士分城而守而先生獨領西北隅雉堞久圮未築而兵突至先生隨禦隨築鄰邑多陷而容城巋然獨存巡撫都御史張其平上其事詔優秩擢用會南都大司馬范公景文亦以軍務馳聘先生俱辭不赴時烽烟四警城

堡殘破先生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相依者愈衆先生飭戎器練鄉兵厲人心儲糗糒爲守禦計暇則敦詩習禮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有太平揖讓之風　國朝定鼎以病瘍屢徵不起因田廬充采地僑居於衛慕蘇門百泉之勝遂家焉率子孫躬耕自給弟子日進而睢州湯公潛菴出其門先生講學不立門戶能通朱陸兩家之畛域又樂易近人不繩人以難行之事故見者服其誠信聆其議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及田晙野老有就先生相質先生披衷相告弗吝也天性孝友讀父書彌

手澤輙涕零逢忌日慘容蔬食終身如一故人子弟
貧不能自存者推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完人之節
力持風化老而彌篤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尚
書近指理學宗傳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規
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取節錄諸書行於世卒時
年九十有二葬輝縣子孫五世遶膝者三十餘人
尹會一曰先生之學或以兼通陸王為疑然考其
生平隨時隨事體認天理而功歸慎獨遊其門者
高明沉潛成德達材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蓋有
非一曲所能測其涯涘者至周旋左魏諸公之難

壹似氣節之爲而卒遠於禍觀其在白溝邂逅浮
郎語誾誾心氣和平雖緹騎環伺莫能乘其隙毋
亦見其大則心泰而誠至則物自無忤焉者乎然
則先生之養可知矣

則先生　　小矣

湯潛菴先生

先生諱斌字孔伯號潛菴睢州人八九歲時聽里中耆儒王慕祥講小學退即習儀節徵實行慕祥異之年十六就傅郭外值流寇陷州城母趙氏罵賊死先生痛徹心骨益自刻苦後避亂三衢山中每中夜讀書忽有所觸輒痛哭悲號聲振林谷哭已復讀山中人咸哀之亂定歸里門順治戊子舉於鄉己丑會試中式壬辰成進士館選庶吉士局戶無所造謁甲午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先生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

武而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花之義前明抗節死事諸臣似未可槩以叛書　詔嘉諭之乙未簡翰林科道出任監司先生得陝西按察使副使備兵潼關於是王師方下滇蜀潼關當孔道征調旁午民率竄走山谷先生與帥約資糧扉屨供如部符外不得稍溢帥肅隊帖然過境李廷玉者贛州巨寇也贛爲四省上游崇山深箐賊伏戎於莽有年先生自潼關擢江西叅政分守嶺北設計擒獲而地方以寧後以父老乞歸里昕夕色養益沉酣性命之學渡河至夏峯受業於孫鍾元先生所學愈益日進居家二十年踐履

篤實涵養純粹褎然推一代巨儒當湖陸稼書以先
生不欲詆斥陽明致書辨論學術甚力後得先生書
語人曰余書是孟子好辨章意潛菴來書是孟子反
經章意終亦不復有所牴牾云戊午　詔舉博學宏
詞魏總憲金副憲交章共薦　御試甲等授翰林院
侍講尋轉侍讀出典浙試稱得士還充明史總裁官
旣又直經筵每入講必沉思積誠以感動嘗於書義
之外推明時政都無忌諱同列爲先生震恐先生自
若也甲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
史廵撫江蘇蒞任後正已率屬問民疾苦禁俊靡興

教化凡諸便民者皆奏請行之見屬吏必反覆丁寧告以持身行政忠君愛民之義數月劾其不奉令者由是吏治肅清月吉講 聖諭又定期集生徒講孝經小學習俗爲之一變丙寅春 特晉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詹事以輔導青宮先生聞 召卽行吳民送者十餘萬人其轉移風俗成效畧具毀淫祠一疏中疏曰臣才具庸劣奉 命撫吳 陛辭之日蒙我
皇上諄諄誨諭以移風易俗爲先務
聖駕南巡又諭以敦本尚實使民還淳返樸臣仰承
德意月吉齊士民講解 上諭十六條又定期至學

宮講孝經小學使人知重倫常而敦實行一年以來風俗亦漸改觀竊以吳中之俗尙氣節而重文章闤闠詩書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俗滛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傚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爲冶遊之習靚粧艷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燃臂戲體誨滛至於歛錢聚會迎神賽社一旛之直可數百金刻造賭具編作滛詞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祭靈綵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矣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鬬名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

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艷曲絶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歛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歛足禮樂明則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
諭旨
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奉天語申飭不能永絶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戸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

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騖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遝經年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祈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艷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

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因臣以勘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除之神即降之禍殃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又造怪誕之說箕歛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知必復舉國若狂不可禁遏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

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
使邪說誑惑民聽　天威所震重寐當醒人心既正
風俗可淳更通行各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
裨世道豈渺小哉　上嘉納之蘇松兩府賦役繁重
自有明已然實爲三百年以來之痼疾先生籲請寬
減另定科則格於部議未及准行至於攷徵積欠爲
分年豁免蘆課版荒捐前明神廟所加九釐餉減淮
揚徐諸州縣水灾正供寬逃丁甦驛困諸事不憚再
三入告當先生之內　召也　上眷注愈隆先生思
所以報主者愈切凡會議大事上必問湯斌云何先

生正論諤諤不顧利害天下方仰望風采而忌之者亦衆旋調工部尚書丁卯卒嗚呼以 仁廟之聖先生之賢君臣遇合千載一期雖傾軋者百端而終不能搖動豈非大儒之效歟所著有洛學編四卷睢州志五卷明史稿二十卷並詩文二百餘篇藏於家乾隆元年 賜謚文正遣官致祭復
御製碑文樹於墓道以表之

尹會一曰先生忠孝性成篤志聖學反躬實踐不慕高遠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有味哉先生之言也

士不剛健篤實而先耀其采可乎所著諸書皆不得已而後言若其居官奏疏乃先生經國訏謨以布優優之政者忠肝古誼余嘗莊誦而如見之

作正論…不朽…天下方仰望…

亦象旋詔工部尚書仍以…

生之賢君臣遇合千載一時瞻頌頎若…

能搖動豈非大儒之效歟所著有格學…

志五卷明史稿二十卷並詩文二百餘篇藏於家

隆元年　賜諡文正遣官致祭復

御製碑文樹於墓道以表之

耿逸菴先生

先生諱介字介石號逸菴登封人初名冲壁一日讀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句遂更今名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由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時海洋多奸宄出沒先生相度形勢壘築石城一道以防寇盜除積弊革冗費戒貪墨恩威大著康熙壬寅轉江西湖東道因攺官制除直隸大名道直隸旗逃之案株逮者多一案牽引至三四十人先生在任將及期年計三百餘案不肯蔓延無辜一人民咸感之丁內艱回籍遂絕意仕進詣蘇門執贄於孫夏峰先生篤

志躬行慨然以倡明絕學爲已任興復嵩陽書院適長洲張壎如爲登封令合志振興來學者衆士風蒸起嗣以宗伯湯潛菴先生薦授少詹任輔導未幾疾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湯文正稱先生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氷蘗自矢家居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儔君子之道人善寧有溢美哉所著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稿行於世

張仲誠先生

先生諱沐字仲誠上蔡人登順治戊戌進士授內黃令爲治重農桑務教化自正供外裁革羨耗壹意與民休息令家各書爲善最樂四字於門以相提警註六諭敷言皆戶曉之朔望集諸生講學於明倫堂懇切諄復環而聽者罔不聳動在官五年以事去有薦之者又起爲四川資縣令治資悉如治內黃一載告歸與夏峰孫徵君遊潛心默悟力任斯道主講游梁書院學規釐然門人循之有實效晚年闢白龜圖以教授四方學者所著有五經疏畧圖書秘典學道六

書學者稱爲上蔡夫子云

張敬菴先生

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敬菴儀封人康熙乙丑進士官中書丁外憂家居越三年建請見書院於邑之西郊與鄉人講明正學己卯夏大雨儀封北關堤決水淹城先生募人夫囊沙土塡築得無患總河張鵬翮薦赴河工以勞績屢著遷山東濟東道値歲荒　詔加賑䘏憲檄猶未及下先生遽動倉穀數萬石給汶上陽穀等縣饑民將挂彈章先生怡然曰爲民鐫官吾何愧焉恐山東官吏皆以某爲戒奏事亦旋寢遷江蘇按察使丁亥

聖祖南巡以先生爲江南第一淸官超擢福建巡撫至則罷社倉毀淫祠褒廉吏糾貪墨訪猾隸奸胥寘諸法教化大行閩故爲理學藪乃建鼇峰書院列學舍百二十楹祀有宋諸賢選士肄業親勗諸生以明體達用之學在閩三載政聲日上遂移撫江蘇是時兩江總督噶禮氣燄赫奕性更貪橫先生不名一錢直己守道凡有興革舉劾動輒齟齬因以疾辭不許辛卯秋江南鄉試科場弊發先生廉其實具奏

聖祖遣重臣二人鞫之詞連噶禮禮力持其事使者蓄縮不敢問先生毅然上疏劾督臣噶禮平日營私

壞法穢迹彰聞及通同考官爲奸利相庇護狀請飭
行解任一併研審噶禮亦誣先生他事馳奏先生遂
與噶禮俱奪職對簿案歸獄於先生擬褫職治罪噶
禮得不問下部議覆亦如之
聖祖別遣兩重臣覆按按如初下部議覆又如之
聖祖特下詔曰張伯行居官淸正天下兒童婦女所
共知也此議是非顛倒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矢公
確議具奏於是九卿不敢主前議猶兩持之
聖祖復諭曰治天下要於至公朕臨御五十年諸事
以公心處之張伯行淸廉天下所共知也噶禮操守

據法議從寬聞及通同者官爲奸利相庇護狀請
行解任一併研審噶禮亦論先生他事詭奏先生送
與噶禮俱奪職對簿案歸獄於先生擬褫職治罪噶
禮得不問下部議覆亦如之
聖祖別遣兩重臣覆按如初下部議覆又如之
聖祖特下諭曰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兒童婦女所
共知也此議是非顛倒者九卿詹事科道會同公
確議具奏於是九卿不敢主前議猶兩持之
聖祖復諭曰治天下要務至公無私臨御五十年諸事
以公心處之張伯行清廉天下所共知也噶禮操守

朕不能信張伯行在彼江南將數年矣語云文官不
愛錢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乂安朕自幼讀書研究
性理如此清官朕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
凡爲清官者何所賴以自安乎朕初謂清官往審爲噶
禮所制再遣亦爲所彈汝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
廉當會議時何竟無一言及朕有諭旨方言其清號
矣汝等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
則游子長享昇平之福矣贊曰　命先生復任噶禮
革職其餘正法有差先生之解官也江南士民如失
慈父母奔走號呼遮道請留者以數萬計又　命下

朕不能信徵伯行在彼江南朘削半矣語云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乂安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淸官朕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淸官者何所賴以自安乎朕初遣官往審爲噶禮所制再遣亦爲所懾汝等旣係大臣知張伯行淸廉當會議時何竟無一言及朕有諭旨方言其淸晩矣汝等體朕保全淸官至公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翼日　命先生復任噶禮革職其餘正法有差先生之解官也江南士民如失慈父母奔走號呼遮道請留者以數萬計及　命下

歡動若雷各勝其門曰聖明天子焚香以祝篆焰凝
績衢巷間先生建紫陽書院集諸生講濂洛關閩之
學其規模次第畧如在閩時已而　詔遣使者審海
案使者劾先生狂妄自矜請褫職嚴訊疏七上乃許
讞成擬大辟封車至京　聖祖曰此人朕固當用之
命署總督倉場侍郎尋管理錢法授戶部右侍郎仍
兼倉場事　世宗即位遷禮部尚書乙巳以疾卒於
位追贈太子太保謚清恪所著有困學錄二十四卷
續困學錄二十四卷正誼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
居濟一得五卷行於世至於纂言之書凡數百卷共

五十餘種皆以朱子爲宗不稍惑於異說先生嘗論朱子曰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也蓋當孟子時邪說詖行溺於人心如楊墨之害仁義告子之食色言性鄉愿之同流合汚皆背先聖之道而馳者於是乎正之息之距之放之雖以爲好辯勿恤焉若朱子時則世學不明異端之蠭起尤甚學老氏者談道德而遁於虛無學浮屠者談心性而流於寂滅他若王蘇之誇誕險詖陸子之頓悟近禪凡爲吾道之害者幾幾乎淪肌浹髓不可救藥朱子闢而闢之曰有孜孜心是吾矣

之功直上躋孟子之列者也其崇信朱子如此嗚呼

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

之功直上繼孟子之列者也其崇信朱子即其尊孟
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

黃靜菴先生

先生諱克勤字敏修號靜菴柘城人康熙壬子舉於

鄉與耿逸菴湯潛菴兩先生講正學任泌陽教諭泌

固小邑[illegible]兵燹之後民[illegible]士習不振先生倣朱

子白鹿洞規[illegible]勸善規過簿月

[illegible]孝經小學

[illegible]不

[illegible]孝經者

[illegible]行四人[illegible]

[illegible]

竇靜菴先生

先生諱克勤字敏修號靜菴柘城人康熙壬子舉於鄉與耿逸菴湯潛菴兩先生講正學任泌陽教諭泌邑小而僻兵燹之後民鮮知學士習不振先生倣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少者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公餘擁書自娛饔粥不給晏如也戊辰成進士改庶常以內艱家居執經者接踵因念宋有四大書院中州居其二西曰嵩陽東曰應天耿逸菴已葺嵩陽而應天湮沒無可問深以

竇靜菴先生

先生諱克勤字敏修號靜菴柘城人康熙壬子舉鄉與耿逸菴湯潛菴兩先生講正學任汝陽教諭汝邑小而僻兵燹之後民鮮知學士習不振先生倣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少者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公餘講書自奠餐不給晏如也戊辰成進士改庶常以內艱家居崇者接運因念宋有四大書院中州居其二曰嵩陽東曰應天耿逸菴已葺嵩陽而應天廢久無可問深以

爲憾爰相基於栢城東門外創朱陽書院躬親課業悉踵泌陽之法士崇實學者日衆服闋授檢討以疾作乞假歸里殫力書院增其式廓爲經久作人之計㑹士重集新學踵至先生於侍親寢膳之餘優游訓廸有終焉之志未幾卒所著有理學正宗孝經闡義事親庸言㑹樂堂家規泌陽學條規等書行於世

冉蟫菴先生

先生諱覲祖字永光號蟫菴中年入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不汲汲進取而殫精著述潛心理學登封耿逸菴先生特延主嵩陽書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旋乞假歸里翛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先生方闢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相與闡明洛閩之學壹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所著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約二十種　朝廷遇有纂

修攺就其家乘譜二十

[illegible]

修或就其家採擇云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